

24

1892

1892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一

謚議二

謚議下

駿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一首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一首 左常侍柳渾謚議一首

駿右僕射鄭珣瑜謚議三首

駿右散騎常侍房式謚議二首

駿贈司徒李吉甫謚議一首 贈太保于頔謚議一首

晉世子謚恭議一首 改恭太子謚議一首

駿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 常弈

議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勁正之政以易其名
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勲推恩
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悞貞元中嘗領產交中官

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簿其人而終不信用坐前與飛姪寡婦
分居析財醜聲聞於一作時歿後使孽子孀妻披姦挾私公言
盈于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可一作以謚為敬乎議者云先司
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者策無遺馬暢參訂一作於閨庭之內苟
所言屢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感
不然則在武公之才畧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為
子請謚得非繆鑿之甚邪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遊未知敦為
之畋漁一作田蘇耶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為
端士而遊乎暢之門况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可紀非謂
其曠日彌月以至乎或作終身也廉方勁正則暢處已行事未
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謚為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遵一作
其途有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輦烏

足以黜典法或有司以有為而為之則宜乎勸一無貶例也

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韶曰從

一作皆唐會要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代太常博士 顧况

議曰韓滉天然風操自建名實馭下威重允疑績用頃天下兵
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壹空中歲滉領小司徒實專出納
平準齒革之材貨遷虞衡之賦邠無斂貨市均靡物加以畜用
殆復充盈泊擁旄吳楚封略數十里盛名火烈豈疑作而斯畏
嚴令山鎮不可輕沮諭意維揚則張瑒之謀戢矣飛書斬將則
沈請之亂平矣采衛邗伯文武陪寮怙勢之徒負阻之族莫不
輒輒顛顛也且天寶以來江左無。物產資贍文法浸寬貪夫
徇財小人趨利求茲官者十恒八九滉扼能制動絲克理禁過

之所至刑必糾之非簡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為理興元初姦宄
偷變震驚我師况首獻方物奔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齊貞
元初歲不有秋秦將歉食上憂之用人人大推况發廩救災不
俟終日萬鍾繼至二輔斯給昔蕭何轉漕關中寇恂資用何內
皆以勤王幹蠱推功第一若敵而言則况之功非細也爰命作
相咨以財計用統邦一作九賦漢粟誠多超古之才高謝主臣而
已會登用日淺其道未光然累行疇庸可得而擬謚法曰慮國
忘家曰忠安君不念已危曰忠况安國荒饑濟君艱難屬時多
虞立摧脩賦危已從怨忘家在公得非忠乎謚法曰剛德克就
曰肅執心決斷曰肅况剛而得位師克以貞令出惟行刑其必
犯得非肅乎臣聞舉善不必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謚
特以忠肅褒榮何曾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况勲勞無忝前烈

伏請謚曰忠肅謹議

二輔疑作二輔
或是三輔

左常待柳渾謚議

柳宗元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瘴惡王教之端自周

公已

集作以

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臺閣

集作此
二字

清貫茂著

名節貞毫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諍集作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

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絕誠克彰

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誰讓之高珪璋

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

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

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愨詞定謚之制請如

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徵奉勅依

宗元乃渾之姪孫作此議上考功或是裴堪因其說而就
謚曰貞故載之謚議

駿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太常博士徐復李巽
謚文獻駿之

議曰夫謚所以昭德也德既照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
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
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謬諤之
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
周文以至德為西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為美無以尚
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為備哉竊觀一作兩字之謚哉有兼德一作
一字不以足盡盛得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
三伐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旨
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為文足矣焉

用獻哉為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謚竊所未諭請下太常重
定謹議

又議

一作皆唐會要

徐復

議曰鄭珣瑜令德請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
猷密勿其終始事迹當時罕儔所以表贊易名實曰文獻夫文
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合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
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駿義其無進拔無是
非無賑施無謬諤且曰二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之事愚以為異
之駿所謂進拔者豈不以推擇群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衡
銓既當鈞軸流品式叙英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河以至此
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
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一作權作明將害子國其視丞相如無

也輕議一作謂是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能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

萬情所既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

及國賢人君子廣愛為心莫不開移物之源布後生之政曩者

恤災患逸逋租亦既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

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於一無此珣瑜有

字之所羞言也矣謂無哉至如蹇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既

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季實為京兆尹殊恩書接貴幸無

比而實以美餘稱伐莫之敢非珣瑜眾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

取於人而未酬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蹇諤矣伏

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文昭狄

仁傑謚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說崔祐甫並謚曰文

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並謚曰文獻李元絃

韓休並謚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頲曰文憲

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

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

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閱群才發揮王度豈議名之典獨未得中

邪不然何輕阻一作祖之為駁正所設但當謚之當否不宜詰字

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且雖二字何害如常巨

源附會兇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悅服今既曰賢

相而又非君子於其豈得苟而已哉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

規則又異乎愚所學者矣夫威烈慎靜史作周王之謚也文終

文成漢祖之位命也霍光為宣成孔光為簡烈中代之勲德也

劉寬為昭烈楊賜為文烈東郡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况

文之為謚一作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接禮焉有寡立

不儻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焉夫匪一端各有所當若皆俟西伯李孫之德然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歆之類皆不為文矣故誅謚之制因時一作特旌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旦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參諸國典以定二名請謚前謚曰文獻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李巽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大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一有而字勸其善故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慎靜史作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

當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

文一有子字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一作是

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即

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

非盡宣尼之所迷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為曲臺記其弟子戴

聖增損刊定為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即戴聖

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

宣尼所迷故戴聖德一作後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

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迷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脩整

終始無關可為一作謂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輦比於鄭

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殆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

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

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塊於心哉
夫數公者皆時主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
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
賢之比則當脩常以避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加
字之謚皆黷國典而昧彛倫言之可為寒心豈當舉之以為訓
也其餘姚元宗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
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以典選為進善以辭疾為嫉惡
邪皆向口偽辨非字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為進善耶若然
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險馬載盧從愿等數賢獨見
稱於時也循資署置為之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
月而終豈偽疾耶一作也借使偽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
臣猶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居平則饗其

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為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
盾為妄作也珣瑜之亂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為德信君臣之義
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
瑜自始筮仕至於啓手足垂四十年曆諫識持風憲其忠規激
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為多也謂為謬譯者
衆矣豈能使及黷魏徵有慙色哉前巽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
之謚此未一作未學之過也無苟令君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
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謬譯以珣瑜之行清而無闕可謂掩之
不足辨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一作故不足斥也
前巽之言過矣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
珣瑜也巽雖不敏至於謚美以感一作感人聽此常所激切而不
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

於魏文貞姚元宗宋璟劉幽求之謹言悟主茂績殊勲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逶迤遂達以至亂制此有國之誠也考烈靜慎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後之轉筆削者宜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効之也不可以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大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俟再告謹議

竟從復議
謚文獻

一作皆唐會要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

大常博士陸巨謚曰頃軌度駁之

常軌度

議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構難之初兇邪叶謀噉嘯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魄磊不平鋒刺疊深者藏

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劍南

西川度之

一作支度

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部符蜀州是時貞元十

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詢

一作其

其左右僮僕不

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劫復使職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為謫怪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議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布滿軍縣自以為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談論撫群邪申號令未嘗不以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數妖孽惑亂平人堅一作壯兇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瑣瑣之寇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阻險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為浹洽之辭激切囂固不然何盤柢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貞元年八月薨其時軋度任殿中侍御史前使

度支一作度判官劉闢自攝行軍司馬節度留後九月初軋度被

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迴勒攝成都

一本有射字縣令其時授闢西蜀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乃

召募忘命兼收管內鎮兵張皇虛聲扇一作英惑郡縣發兵七千

馬畜三萬獐為十五萬人轉牒蓋屋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且

芻茭無匿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叅謀曰符載令下之日妖氛一作氣

坐輿下愚沸騰貪冒姦賞奔走判命肩磨轂繫爭死恐後當此

之時邛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

之時一作事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觀時賊圍逼梓州之日一無此二字

又王師諸軍稍稍繼至猖狂兇寇不復張矣然韋察式為人柔

而善倭不義不信一作不顧不義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

執禮奉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

之度崇納汙之弘雖玄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

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

以求謚為傾之為謚頗乖前狀請下太常重定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又議

李虞仲

議曰武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

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

人亦知兇闢斷頭之不日然為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

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不

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駿議曰大節已虧無乃

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輦於庭將

盡殺之然一作而後去而式在其間賴黃蒼之際闢黨有護持者

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不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求之曰不閉吉挹之口乃罪也無王皓棄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關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顧式說一夢以誥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馮信不足貴也意者非一作不可必死望人乎始不以一無此二字非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中止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關如也恍惚之夢駿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

昭示後世也臯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湏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依前謚為領謹議

駿贈司徒李吉甫謚議

張仲方

一作皆唐會要

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舉其巨節茂諸細行昭範當代彰示後人然書之垂於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當焉舉一事則至明焉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紜之論李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智一作含章炳文變贊陰陽經綸一作邦國惜乎通敏性資而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補台衮大權在己沉謀一作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諛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大臣之翊載元后者端俗一作致治孜孜風夜緝熙廣績平章百機兵者凶器不

可從我始及其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
有懷毒萬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
且慙且耻農人不得在畝紡婦不得事一作桑柘賦歛之常資
散帑藏一作車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勞
成岳毒之聲二字無此號呼無辜勦絕群生此二字無字逮今四載禍胎
一作亂之非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一有為先覓者乎夫
國之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必咨籌畫乃著丕顯
不競而分豈妨全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待從之臣擒剪東吳
則訐謨廊廟之輔較其時一作德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乃捨
一作其所重一作而錄一作其所輕一作存一作其所小而略
其所大且蕘靡是嗜而曰受人以儉授受無守而曰慎才以補
斥諫諍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廣豈不近之匿愛乎

焉一作

鳥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謹按

謚法曰敬者夙夜儆戒曰誠書曰誠明乃訓易曰敬以直內內
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也者刑也法也載記曰憲章文武又曰
發慮憲義以為敬格終始載考曆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
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其名與其行不類言其事與
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審慎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冠
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一作叢一作謚議亦未遲謹議勅謚曰忠

一作皆唐會要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文遊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從橫個儻
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波以溉人田田是斥一作鹵生栢梁歲
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齊江

南卑濕者送終者無懸壘封樹之制高則不一作不可隱深則及泉

土終周棺水至露斝頓悉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為蘇州則

繕完隄防疏鑿畎會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

少誠弄兵王師不乏糧五字或作王師有徑軍不乏見糧軍或作師未嘗退表克

吳房朗山生得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略然惜

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

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或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御

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於漢頓遂命武士持刃捕梓洪既就

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推人聽日駭

夫師出以律出師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

諸侯則否頓之反飾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求寵

綏有司請編優詔許之一作莫送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

可惜也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

迹其馭眾為政之術蓋以初利與害去為已任而令行禁止其

源出於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參然未

嘗別白其罪以示顯戮人到于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一作思下浹

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官貶而

連起國獄措紳之論寢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復很

遂過曰厲諸謚為厲或曰頓頓字一絲文學政事而揚歷中外

卒當登壇補衮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

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持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為不然誅一作

夫類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

節以一惠至於論謚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乎議一作

易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况授其功不足以補過挈其美不

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夫忠與敬謚之為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恩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生成人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太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之子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文粹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禮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馬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摧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迨

於瞽盍以蒸蒸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齊慄祗載

文粹有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

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而可也

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得不慈負罪

被名以至於死臣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

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固之

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

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

其君俾死不弑三君

奚卓子

殺十有五臣

荀息理克不鄭祁率共華

山祁慶鄭孤突

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

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

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為

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明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滔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也文粹集以凡例本作矣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生之制謚豈容易哉善惡終始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改恭太子

一作改恭君

謚議

李谿

魯僖公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光聖之書惡用諛也是時國中請謚不亦過乎詩曰温温恭人唯德之基亦曰温恭朝夕執事

有恪皆極言也是故子服景伯戒其徒曰陷而入於恭閔子焉

國語作閔馬父

突之為

疑作

周公王能庇其

國語無其字

昭穆之闕而為恭

楚王能知其知過而曰恭先王亦不敢自專稱曰自古在西由

是知恭固不易名也今觀申生之事未有得其稱者夫禍機將

發子與之謀狐突之諫明而知之既不肯用至於將死之日復

不能以六日之狀自明而曰君安驪姬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是我傷公之心也乃受賜而死嘻越哉其過

也獻公雖闇昧好聽諛非中心知之而猶好之也以晉國之地

方千里財用之給士文之衆求聘妃后豈無起於驪姬者哉然

而獨任專寵諸姬莫奪者得非希意釣情機切其蜜以蕩君心

使然耶如此則必以姬之行為善以姬之言為實安而任之漸

至作亂史蘇所謂其受暹而不知至夫事狀明著奸詐漏洩知

其不善顯其不實如醉而醒如寐而覺震電憑怒執戮之必使夫然剛決矣復安有傷心至於不安居飽食哉設令既戮之復思其儀質而怙帳者則亦念其欺同忿恨矣謂恐傷心無乃謬歟且申生將使獻公達嘉聲於億載鎮令譽於千古甚於安其居飽其食也失令名於後裔貽諛言於孫謀甚於居不安食不飽也推此大義傷心猶亦不害况於無傷而遂至死耶遂使長惡不懲僭二公子豈曰能庇其昭穆之關乎沉迷不返人諫而拒豈曰能知過乎親不能庇非執事有恪也過不能知非為德之基也此乃凝滯不通之論謂之恭君亦以過矣謚法曰壅遏不通曰幽如申生者真是也稽之典法改謚曰幽太子使夫後代知所以事君父之道必左右輔弼使不陷令名於簡冊之中不獨虛死其身偷安尊者於日夕而已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二

誄一

北齊盧記室誄一首

梁度之尚書陸君誄一首

從子永寧令謙誄一首

隋秦孝王誄一首

盧記室誄

盧思道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推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命為壽爾之無祿歿而不朽乃接弱翰告哀死交遂作誄曰

皇虛耿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云魏年司徒藹藹撫翼冲天

尚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擢

一作

秀絕後光前發榮隨浦韞擢

春田委在弱齡孤根迴立內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

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
 同歸文成鍾韻響珠璣麗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刈其
 楚我實褒然觀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
 語納於大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
 招超自幕下乘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奮動朋
 僚迤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
 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將軍事仍贊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攸
 踐同推麗則俱謝虫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
 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
 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
 隱子惟陸沉等趨一作起官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
 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笑長吟美言俱贊關行同箴娛

樂未幾嶮阻尋相所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弔亡我知音百
 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並嗟湮滅荀粲王壽同
 悲夭折蘭菊無墜鍾鼓不之絕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
 奠酒盈杯故庭飛禳虛帳凝換僕流離而涕泗驟顧慕以遲迴
 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
 臨象設而不面詎幽魂之可未嗚呼哀哉

梁故交尚書陸君誄

江惣

君諱襄字師鄉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曹行參軍父閑揚州
 別駕齊末元紹歷蕭遙光謀反伏誅閑以州職一作端見害子絳
 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時年十四號毀殆城布衣蔬
 食終于身世起家著作佐即出為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
 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

為舟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
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墓所服闋又從家令轉中
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為鄱陽內史除尚
書吏部郎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
師傾覆君竄迹還鄉吳民陸黠起義兵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
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許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饋
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飡粥夕共瓢飲契濶晤言流連
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誅又願搖筆時事屯遭不遑
削藁梁季適越未戢干戈世人仕累為物所投杼軸於懷四十
餘載隋開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迫就木幾何但東海成田
南冠永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絕望通波之水
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為誄曰

媯苗碩茂完齋繁昌賓門穆穆莖士錡錡食米命氏避哉陸鄉
四昇臺省八辟賢良柯振葉令問令望玄黹未鞞翠弁金璫流
声世祀列讚祠堂別駕貞列志存名教捐生徇一作主知死不
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韶光戢曜隱璞含
真居哀能痛至性通神浹枯瓏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
辰玄黃絕睇疏布終身心符屈犛離騷犛真以亡
身或作仕非室等原貧分
其共感內族外姻求之今古斯為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給
紙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為己結髮濯纓登朝入仕昂
昂逸驥逐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栖鳳化行乳雉平
臺累陟石扇暫履躔一作伏不競焚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胃
子驥足時務俊民斯候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脂儲后遊恩承
華書記策擢爵命增加蟬基擊筑泥李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

茄二儀迴幹四氣淹賒離景遽沉前星奄滅撫已惟旧懷恩守
節昔荷故臣攀號聲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金華式肇更奉清
切脩竹真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一作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
夜臥治懸魚化靜風攢去思廣弘脩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
刀蜜勿一作不素朱紫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还閣細
素校文遺闕上妙鉛槧齊成期月駕行攸叙龍作疑簡才讓珠
不拜賜劔恩帝曰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王弩流災年臻凡
杖病息草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黃鵠起
遙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啓足悠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
道暴骨交懼家無半殺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并
邑子戾崎嶇喪亂絕卜蔡藿荒蕪悽涼故交擗擗遺孤臨穴外
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為善豈懼脩名難假德履中和道周文

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亶亶清名一作冷冷獨寫嗚呼哀哉

從子永寧令謙誄

王僧儒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誕賓旅月啓足閩隅暄日泉
岫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墮地出異才絕
學如有鬼告神授玉篋瑕而可指桂含囊其取傷敦與九德彰
於造次百行動為表徵一作吐論含毫宣赴鍾琯標心用已懸
符矩矱疑惠陰響樓道一作清心可鏡和而靡屈簡而周爽
邃若凝雲絮如止水無慙座右不愧屋漏蒼苔遠路素塵滿度
蕭索庭戶靡事鮮明沉淪典籍將絕弔賀室如夏甫壯等安有
所累清塵一作安其所有清塵唯不能忘懷藝而以斯美且又宜長而驥
錄之步中行鸞鷲之趨未矯一既寥廓長及虛無雖東隅再暝
一再鉗柄之街無及此顧相望隸首之數而盡而恒化非常人

所不况况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容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
反蜀九南之思可知而魂兮耿耿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真死
婦一作父之期又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誅
之云爾

昭昭洪胃映策光書遠羸避項從衛遷除其中踐孝抱約懷虛
有顛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譬彼董踈入登高闕出啓精庐
瞻星畫野望閭推車履仁不匱蹈道有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
往弼眷主來傳英儲儲峨峨三祖羅室並居前瞻紫闕傍望白
渠高軒霞彼四馬龍檀一作檀温温司武皎皎秘書義高松竹價
重璠璣元昆世父重規疊矩容與學立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
夫斯取盛藩往相名幾來撫暉光不已驚心之子稷稷萬尋昂
昂千里實鳳靡雜真龍非似均情遂甯得意莊李室有虛白門

無鬻滓遺心沮勸忘懷愠喜貧斯靡攝一作攝賦疑作其無恥險

而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為已逆羽難集孤峰易峙南

邁瑾琨西踰杞梓人亦有言名為實使吝頌邦國價騰州里崇

蘭自芳珏玉自光汪汪巨壑曖曖重墻靡造靡請不迎不將父

而愈敬狎而愈莊即無矯資一作無矯此有循常然非蓄短顯弗

用長豈伊墜岸如彼懸梁唯學已聚待問則端偏在三篋兼下

五行亦稅其中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斯內侍蘊此上才安茲

下位儲扉始闢傳府初開爾其淚止辟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

追陪何以自茲翰飛傍佐戎列來攝儒衣濟濟誇對斯歸是

義固惑唯禮無違悠悠越障决决闔海簿言銅墨蒲密斯在孰

云識吏政均舊宰循猛是兼統常無怠補抱方服治情莫改增

貨匪諫歸民自倍十郡為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

痛斯傷喪善殲良妖同武搭疾甚清漳闔棺陋邑掩襯蕪鄉嗚呼哀哉耿耿輕艦悠漫長途一作悠悠漫塗風生閭闔日去昆吾空歸

故國寧識舊都水鳴秋鶴岸集寒鳥寡不夜哭惟獨啾啾茫茫

大塊杳杳玄墟嗚呼哀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肥泉猶接爪哇

未輕義錐子道一作實交生歡憂共日儉泰均情如菊有芬如

蘭有薰別唯慕類居實有群盡日持論逢夜披文漸漬義老祖

述淵雲唯昏及且自旭徂曛人道實難譬彼徂湍驅車峭燈執

手河千三川縈薄七領悠漫日茲不見心譬迴瀾歲佇會面日

望音翰歡無一緒悲有萬端濛陰遽戢扶景易殘即斯大暮為

此一棺山足難曉壟首易寒秋出相斗暮羽未博宿草行沒宰

樹方攢昭塗長已大夜斯安孰如冥默徒此汎瀾嗚呼哀哉

隋秦孝王誄
隋煬帝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薨于仁壽宮

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則周南邵南赫赫周國於穆孝王

紹彼一作茲明德天實喪於殲我剛克嗚呼哀哉如何上靈降此

哉否國喪宗臣家亡千里嗚呼哀哉爰初不豫冕旒視疾乃至

大漸停鑿駐驛親臨屬廣俯觀徹瑟哀動皇情痛深慈膝一辭

明世千秋長幕長幕如何綿綿終古仲秋卜宅將歸泉戶梁山

之陽永寧后土嗚呼哀哉余寡兄弟愛篤弥深奄然零落痛体

傷心嗚呼哀哉追悼無及永分古今神能虛翳一作神靈微声靡

曆誅王德音貽于百世乃作誄曰

皇隋啓運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隣利建宗子藩屏懿親孝

王惟允俾侯子秦爰自聖章天性誠愿色養蒸孝立名建恭近

於禮耻辱斯遠嘉之弗忘懼而無怨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温温

居德肅肅屬精恭敬表志退讓為情辭此棠隸敦斯鶴領仲稱
令弟叔曰仁弟猗歟我弟好學無替九流日脩三餘卒歲琴臺
夜開書帙晝閉聰敏若神誰辦無帶效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
風角於焉及睿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為仁為惠天挺
出群英國命世欽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鷺將集鳳雛斯翔人之
領袖國之輝光輝光伊何肅肅翼翼義以處身仁以經國明燭
摯符財成淵塞靜恭尔位好是正直令聞令望無及無測皇枝
良幹日富英声宣風作伯盤石維城東京旧都河南殷博惟我
哲王行臺惟實飛杏嶠丞襄惟伊洛德被汶墳行仁鞏毫西秦
右地實賴英雄實惟王化一作匪他乃即龜蒙惠和布澤易俗移風
豐豐孝王仁而能斷德敷大國有符公旦移鎮樊征述職江漢
地接寇讎稜威靜難文德招遠懷勞伐叛慙輟外蕃入侍天軒

典茲戎衛仍居紉言宝劍橫曜豐貂尤温周衛清切敷奏便繁

獻替惟允禁旅斯敦偽陳不襲軼我炎鄙王赫斯振將清江溪

圖斯元師難全其備唯我孝王實茲無愧恭行天討受服建旗

申威鄂渚翔旅江湄軍容赳赳逋醜一作纍纍雲陳不布高城

靡恃泥首銜璧請命于台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陣我弟

子茲金陵戡定飲至京臨廣陵淮海一都之會牧彼頑民作相

于外時雨隨車棠陰逐盖惟晋太原竒隆望大表裏山河要衝

襟帶東自惟陽一作揚越迴旌轉旆善政廉平於斯為最胡虜畏威

民黎荷賴降火戎馬俱清邊界寒暑失御庸一作痛衛弗開言旋

京邨去彼叢臺危駕仁壽撫度岩隈連綿藥餌歲去年來秀而

不實禍極生災天胡不弔木壞山頽嗚呼哀哉至尊廢朝而悼

傷皇后輟膳而摧痛甚秦國之永亂劇梁武之長送昆哀哀而

日嗟倦友傲而悲慟嗚呼哀哉歎日月之不居何不遠之詎促
旌旄飄飄而從風殆管酸嘶而響谷服馬顧而不行挽走悲不
成曲霜霰落兮山谷寒木葉下兮丘壑殘風颼颼而吟樹泉幽
咽而悲湍離群之獸絕迹孤飛之鳥悲酸皆離宮而東轉歷山
邠而北度去甲地之樓臺即荒田之丘墓昔時嗚壑而我途今
日灵輻而啓路臨朝謁之平衢永絕茲之一步儻若神而有灵
幾悲傷而留顧嗚呼哀哉棄永一作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
苦玄扃而無曉悲黃泉而永幽湮盛年於萬古殂壯忘於千秋
嗚呼哀哉慟又哭於秋季悲復歸於故地伊形遊而不還何魂
竦之空志嗚呼哀哉酒躄浮塵兮獨滿琴絃含風兮自斷冥夜
又其何期焉知歲月之長短孝王與我體蜜情親孔懷之篤有
常倫昊何嚮哀哉哲人柰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寃痛毒悲恨何

陳嗚呼哀哉痛母弟之同胞棄共被之寒郊豈止三荆之變變
非唯四鳥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形未捨目言
猶在耳彼蒼者天子何甚矣環環一作悼交于哀哀五子痛當柰
何痛當何已相髣髴而不見猶盤桓而佇立空撫膺而莫追柳
飲淚其何及嗚呼哀哉嗟地久而天長終倫彼疑作淪乎幽方徒
春華秋落不復見我弟兮孝王何謝安之既食豈子路之喪亡
獨端憂而一作誰告徒哽塞而追傷悲莫悲兮長別痛莫痛兮終
絕因愴悽以慟情慟人琴而亦永訣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二

登仕郎 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香華州... 非聖... 宣士三... 宣士三... 宣士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三

誄二

誄

隨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一首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一首 德先生誄一首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一首 虞鳴鶴誄一首

隨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陳子良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都陽王之曾孫也鄒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孤清瀾於天橫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昂宿挺質圭璋孝友溫恭仁慈亮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耽思群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江淮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覲羔鴈俯拾朱紫至如南山為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誤耻與絳灌等列洎有陳失馭西遷

于隋而兄弟十人白眉斯在棠棣之詠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
其行也屬皇朝有道咸序措紳乃拜吏部外郎東宮學士冀州
法司叅軍禮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列也君益政能官
咸熙庶績所在遺愛置言城範至如纓紱之士草萊之客莫不
聆嘉聲而雲萃食德音而風趨李膺曩號楷模王商昔稱賢智
方之蔑如也適應入踐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明哲春
秋十五有五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一作終於新城郡之官舍
嗚呼哀哉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既同爵族弥篤綢繆
非無陸機之書一作詩尚有鍾儀之操誰謂吉士奄遂隙駒嗟乎
盛年何晚一作時促之如此也嗚呼哀哉昔之絕絃軫歎聞苗傷
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慟是知身歿曰存寔由著述况復故人
景行何能泯之敢以聞見乃作誄曰

嗚呼哀哉粵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常道冠百王赤眉作梗
黃屋云亡有矯之後應運避昌君之顯考耻為委質在行既高
居賓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儀形信典声名本實機神電率
雅調風生還同照乘有類連城學逾班固才冠劉楨金湯失險
天賦有陳幸逢情德預沐堯民青蓋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
悽悽入秦梁毫之郊忽傾風樹結庐狎鳥穿池憑霧兄弟十人
義声咸布爰絳綸紋特預銓衡龍樓振藻司寇馳名俄居郎署
杲朝擅美含香趨奏事禮承祀抑威儀彬彬文史涪水既臨鄴
域是面視民如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能官企彼前哲顧
已非難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款頗蒙提誨銘之在心沒
齒唯佩契濶閑隴連翩冀代余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琴臺蕪
遇名賢花朝月夜置酒提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積善永

保元吉不言別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
諱驚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素車安及悲
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兮難窮黃泉寂兮易暮客
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嘉嗟古人兮神交念往哲兮虛通淡
有竭心兮尚感声有止而哀無窮宿草衰兮凝秋露白揚慘兮
生悲風痛遊魂兮安在徒驪酒兮招空嗚呼哀哉 虛通 疑作 靈通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

前人

昔聞子路雉列赴難如歸先軫忠貞雖死無悔故能貽芳塵於
後世狗一作 殉節義於避年况乎勇嗣前修功深曩代者豈可使
身名頌域典籍無聞悲夫余第少府則其人也第名子幹字元
楨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王府諮議吳平侯之第三
子也惟元楨稟質純和天挺聰俊生知孝悌早擅雄才屬金陵

亂離王室版蕩人倫東喪禮樂西歸泊余一門同遷霸岸是則
開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有鍾儀之操懷敬仲之心遂屏跡杜
門始憂成疾忽悲風樹痛深陟帖其時余年十九爾始八歲伶
仃辛苦實迫饑寒青門乏種瓜之田白杜無容身之地一一作
釜之米已索一瓢之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填溝壑賴余以少遵
庭訓夙稟家風曾覽五經領窺三史追孔融之令範慕張楷之
高蹤長安主人儀同郝朔要余入室仍寄廡下遂慕西河縉紳
公子負笈雲萃藉此束脩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弄長實庶
幾因茲入學以勤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隋齊王英禮賢待
士沛獻非傳入平臺悅其篆額仍題銀榜取埒仲將足稱絕妙
見美當世隴西李巨仁才華任俠一作 使與余疑宿素欽其俊乂
因妻以女厥人品孰能致及爾委質周行策名吏部公卿籍甚

是類

一作交

趨風俄而詔授并州平城縣正是乃深閑簿領妙達

治方蘊冰蘖而不渝顧松筠而無改屬隋運將謝盜賊公行太

上皇于時留守并州龍著汾水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專總兵機

式遇寇零元楨素便弓劍立柱劍椎昭屢剪兇渠頰蒙榮賞凡

有草竊咸資決勝以大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

一無將即字

兵三千人來親縣境元楨受命率徒數百獨飛輕騎手斬十人

賊見威權莫不披靡忽遭流矢斃子陣中春秋三十有一嗚呼

哀哉嗟爾輕生奮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人方冀龜文以諧

豹變如何馬革遂衷師元嗚呼哀哉爾從官東西死生契闊與

余一別已逾三紀往聞非命寔用痛心魏鶴領之在原悲崇棟

之先落惜哉同氣溟漠何之嗚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

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靈仍於夢中共馳哀慟乃涕流于枕悲

不自勝嗟乎門祚不昌鍾此哀薄既乏子姪終鮮兄弟顧影

獨實切肝腸是知結草酬恩魏課之功無爽出魂屢請蔣濟之

子非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有識不任感愴追誄交于式

紀遺塵庶同潘岳敢詢前典而為誄云

倚與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媯妣不居穎文鳳飛子齊輝映于許

宛彼長陵離江而舉攀乎桂林獨生翹楚淮海亂閔河播遷忽

傾庭蔭痛結旻天惟我兄弟涕血連翩余雖弱冠爾尚童年立

錐無地窺龜無烟余稟家風世敦經史式崇儒教俄而成市衣

食是資殷憂備履爾因脩學遂能克己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

行無擇自此揚名備工篆隸獨擅嘉声爰參選部任城金科是

執王律逾明尤便弓劍木慕忠貞皇上龍著居汾之泐兵權依

總諸侯是制郭六渠稱兵齊魏元楨受律奮威投袂躍馬星奔

袖戈電逝斬將擐旗罕當鋒銳忽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
人志勇敢眾疾英奇况逢乱世功無所施在位非重居名極畢
不登廟食虛死何為凡百君子各慎爾儀獨埋玄壤誰其賞知
空令親友送哭路岐無復蒲簡唯餘墨池露團池宿草風響松
枝山花開落隴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嗚呼哀哉余於縣
府春宵獨寐忽覩爾靈夢中相執手嗚咽其疑作傷憔悴語未
及終繚如電駟寔惑我心寤乃驚悸恍焉如失伏枕流淚曾聞
賁父魯侯命志亦承揚瓊宋策云記矧伊義勇取埒無媿非余
所述誰當在意與善遠感發增情思接翰寫式旌遺事嗟尔義
夫英声不墜嗚呼哀哉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

或曰與古誰論可遣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陋人方於

賢原憲

文粹
作思

宓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

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彊吟之際維之

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墾也或曰何咎而

瞽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

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萇弘明文粹無謀尊王室而戮

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隣道昌黎韓極文粹作極亦以德聞與

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食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

得無誅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文粹
有人字

德甫余將疇兄

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

四日豪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蜀本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咏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獨本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刺史二字集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僮無凶

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凡集作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敷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集作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群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謦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虞鳴鶴誄

前人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謚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

昔集作

虞之分爰宅上陽之後優游在越為鄉延誦輔漢恢定

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日預日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

集作

有苾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泊于漢陽世德以昌君先父終

毗贊尚父休徽用揚惟我先君并時翺翔洽主記室蔚其耀蜀

本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集作風

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集作

叢于京師昧沒騰籍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然集作

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群類振耀于時禍丁

舅氏漂淪海沂捧計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熟徇

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惟萬里

來復祇耐于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

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

千里歡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阻蜀本

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

哀歡易地弔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大苦鳴麟死魯郊其靈不

施濯濯夫子胡繁其儀冠仁服義干檣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

綦蜀本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集作

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性惟儻集作勤

唐以力輔寧萬邦受祚集作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

侯伊祖之則詞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元耀其特春秋之

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集作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

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

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

雖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

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集作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質命承

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愬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

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

伎集作筆於技作自任羣儒蜀本莫集作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遜

倭肅邪柳州本作誦八字集註具畏肅邪遷理于道集作

服民一作休嘉恩踈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

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新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集作

蠶外邑我蠶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鑿

斲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

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

匿後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蓋盜奔于隣今我

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

其弼人載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

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糧集作藏無積帛內厚族姻

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通家

循好講道為隣既冠于乍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尔繼年交歆

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咸去常弦今則

遂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謀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位位沒有

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温温其恭唯德

之經先民有言集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四

碑一

封禪

大周降禪碑

李嶠

愚臣觀象銅衡紉文金版变化莫神於開崇高莫大於富貴陰陽密運帝王操輔之機曆數潛迴窮攘授

陶甄之業故謂上下同德幽明合契靈祇有命既錫造於雍熙

人主推功必申虔乎報謁奉符而勤一作成展乎疑作循祀而

益厚增高有道存焉其來尚矣自旦昏交謝文質逾遷朴畧洪

荒上行於萬八千歲陵夷因革下傳於七十二家披圖而考其

樹風按軌而詳其陳迹莫不祗肅其事神明其道龍駕帝服疆

場於鄒魯之垆犧樽象彝藁結於云亭之上咸就發生之宇以

為禮神之宅未有迴輿按驛觀中土之靈刻石泥金崇外方

之禋祀名臣於是乎斷其去就良史一作史非於是乎題其失得然則置表測日陽城當六氣之交祭一作傑疑林奠山大室為九封之長神翰降生於廊廡王畿仰矚於峯岫風雷所蓄俯鎮於三河辰緯所躔旁臨於四岳立崇軋是坤之兆疏就下因高之位捨此地也疇其尚焉歷千載而撰徽音罕聞先覺超百王而崇軌躅允資元聖我大周之有天下也鼓道德之林藪 恢聖神之事業始於閭闔成於家邦輝光燭於兩朝德澤 流於八裔登庸納麓一作錄則舜有大功錫範陳謩則禹躋元后謳歌而鼎新革故揖讓而改物承天由牝馬而御飛龍自頽沙而奏練一作鍊石蓋千帝所不能及六籍所不能談若夫兆朕鴻源緼網寶系載千嗣於改律窮桑連乎 夢梓皇天睠命積大寶而為家聖道會昌擁洪鑪而作極神基

將偃伏齊楫僊派與昭回同遠大祖無上孝明高帝合一作含幾察道盡眷窮神屈帝象而龍潛座台庭而虎變黃星造魏而文握漢圖赤羽興熙一作疑而武遷商鼎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荒三極奄有萬方御六辨而高馳憑九霄而下濟若乃玄通不測之致神用無方之業超因越果名流於具葉之書應物隨緣迹滿於蓮花之會秘恍忽於言象徵希微於讖錄亦猶寶應慈物推心坐雄帝之朝吉祥哀時屈已登文皇之位此之謂神力張衆立寓蕩海夷山正八桂之低昂理三光之盈縮乾坤一作象鑰於廡下品物鑪錘於堂一作掌內春生夏長循環奉享毒之仁暑往寒來奔走赴財成之節此之謂天造左規右制俯察仰觀揆朱鳥南宮契玄龜於東洛天威四臨而有載王道一家而無外均霜調露正六合之樞機叶軌同文立三川之朝市此之謂

建國臨戶牖之法座垂星辰之采章嚮明而居端默以聽號令
存於寬大規 出於易簡循名責實而苟且之蔽銷其深研幾
而變通之理得此之謂立政焔煙灰之墜典寫溪谷之遺音無
體無容與天地同節有法有象共陰陽通氣引之而被乎百代
橫之而克乎四海此之謂禮樂雷電皆至先王以折獄致刑歲
月履端君子以懸書立法殊井疆而知禁畫衣冠而不犯䟽械
破杻掩方載而勝殘鮮網收梟閉圓扉而讞此之謂刑典操者
秉醫立於賓主之階縫掖樞衣聚於東西之學辨尊卑於章服
觀禮容於俎豆委裘多暇合九德以成歌垂拱無為援五弦而
度曲此之謂文教因農隙而講事順天時而鞫旒定功在於漏
一一作馬休大由乎止戈然後干苞虎皮箭射貍首鞞鼓不作廟
堂懸百勝之威尉侯無虞征戎罷三邊之役此之謂武德籍乎

千畝所以備粢盛齊于九疑所以嚴禋享苞茅絜乎楚入樽俎
隆手殷奠於穆顯相而公侯駿奔肅雍和鳴而祖考來格此之
謂孝理金玉是賤委於蘄巖之山輿馬不珎捐其駮臬之服御
高辛之黃黼垂孝文之皂緹栝柱茅茨未能埒其卑捐藜羹糗
飯無以傳其菲薄此之謂冲挹任臯夔衡旦之輔酌虞夏商周
之書網羅并苞商摧擬議衆日張而彛倫叙羣才用而庶績康
野無遺賢朝無闕典猶且昧旦懃懇方宵厲惕虛心解顏博愛
兼聽防六事察五聲檢身有常視準繩而為度祗德罔倦刻盤
盂而自警遺身主於循物勞已存乎逸人是以思澤流通教化
洽著龍荒鼠徼覃寓外之雍熙鳳穴麟州奉寰中之度律遠安
迓肅地平天成一作天玉律調年珠囊叶紀棲京坻於隴畝迄
馬於衢路俾發蒙錄班白不提問閭無犬吠之驚風俗有鶉居

之暇原隰驅輶之使採詩聽歌蓄畬一作緇植杖之翁繫壤鼓腹

和氣旁薄楨符肝蠶招一角五蹄之仁獸儀九苞六象之僊禽

毫擘出其祥麟昆田化其珍物日烏素毛而丹喙天龜玄甲而

青純雲蒸霧涌拜九洛之璿圖電激雷奔受三青之寶冊若乃

山鷓海鯨石銘巖篆之符侯月推風連葉駢柯之祉神靈之所

酬酢廣大之所薦成紛紜威貳紹至疊見董狐之窮墨整簡書

而未周夷吾之傾辯畢辭談而不盡升平之浹洽也如彼符命

之昭彰也若此固可以循類帝之事奉五天之律聖上方固懷

讓德處守謙光升中之儀推而不莅也於是王公庶戶牧伯群

寮粵耆艾博龐之儒洎蠻夷戎狄之長咸進而日稱陛下欽承

元命對越上玄廓天地之宏圖

張祖宗之否業臣妾四極驅馭百靈鼓舞發育經緯彌綸之績

宣滌漉沉潛懷柔容保之恩備是以人祇順德遐邇宅心玄符

華臻黃瑞盡出乎幽贊乎祖考一作考姓之茂烈發明乎施尊之盛

儀意者三塗滅氛二室儲既以望屬車之塵久矣帝者雖倦焉

得距而已乎伏願垣公之懷捐獨善之意歛若大帝疇咨故實

上以光七廟之休德下以納羣生之福祐長為稱首豈不美歟

帝曰愈哉乃包含藝文考練風俗採儒術徵禮官窺五歲之典

章覈四朝之制度叔孫掌事容成諏日以天冊萬歲二年臘月

乙亥丹掖開紫微撫玄虬按黃道叶紀先路靈威並轂五戎

促卽旗常一作旗盡垂象之文六甲分營壁豐暖大陰之氣雷動

海運天迴星轉踰鼎觀而南下望圭臺而左薄陸離方攘煥炳

聿皇以屈夫萬陽萬乘停鏡百司就列文物隱地遺光滿於竹

場一作非宮輿徒沸川輕塏埋於石柱天子乃幸齊寢披僊惺靡薛

荔之席陟壇蛸之臺惟夫觸意登心所以至誠盡敬於是手山
祇獲野風伯青塵王醴潛滋金砂閭涌神鍾敬曙風巖傳九乳
之音寒律移暄草樹動三陽之色徵祥之報影嚮不遠壬午紫
燎祀昊天上帝于南嶽顯祖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無上孝明皇
帝侑神作主天子戴圖冕披大裘登三垓植四邱籍陳菹秸噐
用陶匏高炎四施耀流沙而觸蒼海廣樂六度來象物而降天
神感非煙瑞一作露之徵延薰風景星之祉大禮既畢嘉應既
臻思欲契精爽於高明剖靈符於峻極甲申御金蹕登玉輿環
拱百神導從群后隨靈桂葉攀松蹬跨崢嶸而出煙道排列缺
而狃天門羽節高揮上下鳥星之次龜壇下映俯瞰鵬雲之色
瓊文秘檢絡之以銀繩寶筭休期探之於金策交太靈於咫尺
受洪釐於億萬然後倘佯煙霄怙悵古昔疑神於九天之上遊

目於八紘之表騰觸石之雷雨爰覃作解之恩仰斗物之運行
仍布惟新之令是日大赦改元為萬歲登封元年歡浹幽明慶
霑動植千齡之統由聖代而連九皇萬歲之音自神山而周四
海休氣低而翊輦神光起而屬天抃舞相超以降于行殿丁亥
禪祭后土於火室下趾東南顯祖妣立極文穆皇后太祖妣無
上孝明高皇后侑神作主戈矛山立玉帛星陳登澗沼之毛輯
江淮之物禹會之殊方異俗俱執豆蓬漢祠之禘獸珍禽悉加
壇壇撫空桑之琴瑟斟鬱鬯之樽壘咸秩衆靈遍祀羣望席以
黃踪為鎮書以青石為緘元封之謁款一作款謁方丘儀因東時建
武之推功大折禮視北郊陽鳥珥而僊鶴飛紫雲騰而黃霧起
靈之來兮如雨瑞之委兮如山於是事畢功弘禮周慶洽方歆
揖珪璧陳鞮任鋪六代之禮文受萬邦之朝賀宏規大業其盛

矣哉蓋溥源浸衰叔葉多故神器不遷於至道尊名或假於涼
德秦嬴極暴企踵於無為之朝漢徹窮奢厚顏於盛德之事人
不見義其來自久我后首出帝先遂康天步登封降禪拉宇宙
之樞衡立顯崇功一作從初定皇王之軌式鴻勳上格於窮吳厚福
旁浸於黎元熒熒煌煌亘寰區而宣壯觀巍巍蕩蕩橫山丘而
殷聲明固已轡前聖之規模開含靈之耳目方使矣農抱愧愕
睨一作胎於梁甫之阿姚舜欽風迹佇於崇高之路天下大功成
矣域中之能事畢矣昔者鳥獸率舞一人賦元首之篇戎夷來
賓四子詠中和之樂時僅平而頌作俗未泰而歌興况乎咸五
登三遠承文武之列襲六為七近叶春秋之義神功與二儀並
運顯號將七耀俱懸豈可使時邁無詩於皇不作臣嶠謬忝司
牧躬陪錯事末光幸煦長傾捧日人心僊右徒攀終愧陵雲之

筆敢承明制而為頌云

天命上聖君臨下土靈祇允懷品物咸覩翁受三六時乘九五

於昭文粵若稽古闢鑠一作鑠六氣庭衢八荒殊隣筐絕黨梯船

河海晏謚問閭阜昌琴橫帝辰鼓卧邊場齊衡均度制禮作樂

武戢五戎文興四學法宮布政靈臺視朔化偃中和人還大朴

湛恩布濩協氣氛氲嘉庚歲積休符日聞祥開草樹慶動煙雲

軋冊冊篆河圖紫文欽若元命率由前典道洽并中功成丕顯

神笑演卦名山除墀翠鳳御獫玄龍御辯迴鑿左屆弭節中樞

萬騎雷動群方電趨層壇殷薦登巒合符駐輦星躔交神漢曲

雷雨下濟輝光仰燭地戶開扉天牢罷獄萬歲重熙三辰改旭

迎險廣澤報地方畦庭合六舞進陳兩圭神靈第一作第瑞巨象

天犀牒貫銀鏤亟封金泥禮具德明神觀瑞浹儲筭王斗賜齡

金篋知崇高之可封悟梁甫之虛
敷帝道於一藝振天聲於
萬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五

儒一

益州夫子廟碑一首

遂州長江縣先聖廟堂碑一首

益州夫子廟碑

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迨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
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
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
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然紫泉清
而萬物覩粵若皇靈草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
乾坤之端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達天下之

大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
 反宗禋而大備泊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玉澤竭鐘
 鼓衰而頌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寤
 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
 大業不可以終喪彛倫不可以遂絕由是山河兆朕素王開受
 命之符天地會蓋玄聖舉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
 頽網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
 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
 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雉
 圖鍾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眷下屬於防山川泗水載靈遙馳
 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非禍亂而構乾元掃荒
 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聰千聖之殊

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五斗徵象緯於天
 經贊據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大紫之宮
 八柱衝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
 悔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大陽亭午收燭火於丹
 衡一作滄海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僊公留紫氣之書

東海樞衣郊子叙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
 知屈炎涼於危問聖人之降跡也者乃參神揆訓錄道和倪辱
 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甚無為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
 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一作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
 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泊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
 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
 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皇

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
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
歎於東周厄宋圖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
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賸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耆
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
源反魯裁詩雅頌得弦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
叙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
若乃觀象設教法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
千五百周易作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
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
於大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灵襟不測睿視無涯石怒昭集隼
之庭土缶驗羶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

冊華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
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
屣人間剪楹與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紅梁於大廈物
莫能宗一作
文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躍不能遷代謝
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
也為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勿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
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
門五傳列春秋之輻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泯於齊韓淡中之妙
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臣驅馳
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關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
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
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大極之初高而無

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絕網一作絕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

觀神道設教而萬物伏焉豈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杖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武皇帝以未程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曆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饗停旒太史之宮六辨同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明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絃絃一作絃閭閻兼匝之鄉煙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楹間越海陵山堅亥塗窮於廡下董腹廣被景貺潛周乾象著而常文香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紫洞雨露均華栖玉燭

於玄都風雷順軌丹竇翠茵藻繪軒庭鳳彩龍姿激揚池籞殊徵肝嚮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為岱吠東臨徒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由是六戎宵警橫紫殿而擬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湧登碧墀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益膏筭於無疆砥檢銀繩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舊國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云亭吟翠虬而望鄒魯泗濱休駕杏疑汾水之陽尼岫凝鑿暫似銅峒疑一作峒山之典迺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藍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隸

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又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
司速加營葺九隴一作成都縣學廟堂者大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

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徇蹲鳩羸疑錦室於中區託銅梁於右

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遙臨寶牒一作馬牒秘一作馬禹山之

影天地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出之鄉傍清地絡庠序由

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於

是雙川舊老攀帝獎而翹心三蜀名儒想成均而变色探周規

於舊宅詢漢制於新一作成都開基於四會之疆授矩於三農之

隙土階無級就擊壤於新懽茅茨不翦易曾巢於敬事莊壇文

杏即架椽欒夾一作樊谷幽簡爰疏戶牖儀影莞爾似聞沂水之

歌列侍閭如若奉農山之對緇惟曉闌橫組帶於西河絳帳宵

懸聚青襟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於齊人而宣風觀俗

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祿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

友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振玉贊於唐丘寶筭千齡躍

璇蚪於太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表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

軒裳之重析玄元之一有胤字緒擁朱虛之一有祿字位拜玉節於秦京

輝金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潛銷水恠之災丹筆申寃俯絕山精

之訟魏文侯之擁篲道在而謙尊董相國之垂帷風行而俗易

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昆於三朝青

瑣丹梯一作堦跨千尋一作種於十紀仲舉登青之轡未及夷塗士

元卿相之材先登一作楷上佐冰壺精鑿遙清玉壘之郊霜鏡懸

明下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大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

長河之靈沐雲漢之粹精一作精荷天衢之云身旌旗赫弈於中

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擢曾秀於龍門驪冗騰姿吐榮

光於具闕自朱絲就列光膺令宰之榮墨綬馳芳高踐即官之
右仙鳧且舉影入銅章乳翟朝飛聲含王軫臨邛客位自高文
雅之庭彭澤賓門猶主壺觴之鏡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
人重泉之惠訓大行單父之謳謹遂遠猶為夏絃春誦俗化之
樞機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復廟之
儀載闡重欄疑作欄之制三門四表燠疑作燠矣惟新十一一作哲宗
師肅焉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再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變實
一作實渝之俗於是侍郎幽思擒鳳藻於壤林丞相高材排龍姿
於壁沼遺榮處士開簾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持節聽中和之
樂其為政也可久其為志也可大方當變化台極儀形萬宇豈
徒偃仰聽事風教一同而已勃幼之逸才小有奇志虛舟獨泛
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閶闔觀質文之否泰衆矣

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嗟呼今古代
絕江澗路遠恨不得親承妙音攝齊於遊夏之間躬奉德音攬
袂於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為
名曰

五帝既沒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圍
禮樂無主宗禋遂微其大哉神聖與時迴博嚴作薄應運而生繼
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其尼山降彩
泗濱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楚辭吳風衰俗
玄猷絕四其栖遑教跡寂寞河圖遠齊出宋歷楚辭吳風衰俗
毀禮去朝無麟書已卷鳳德終孤其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
難行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財成四術虛往實歸外堂入室其邈
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群辟傾終古陸離彩粲蟬聯茅土步海

輕河登山小魯其六皇家載造神風回極檢玉題祥繩金署德聿

懷聖跡同享天則迺春疑作春台庭爰昇衮職其七玉津同派今堤

茂坂智士高風文翁澤遠毗淳壤沃聲和俗愿載啓仁祠遂光

儒苑其八沉沉壺奧肅肅高除灵儀若在侍列一作侍列如初愧新市

密杏古壇踈楹疑置奠壁似藏書其九泛泛寰中悠悠天下狗名

則衆知音盖寡硬石叅瓊迷風亂雅仲尼既没夫何為者其十

遂州長江縣先聖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

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龜龍負識

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壁五十而戰權輿

驟帝之都一作基二十七征草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乱掃天

下之處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隧之重尽其山崩海竭

日薄星迴歷數不迺謳謹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

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

瑞於平鄉宇宙氤氳灑休徵於闕里龍跋而龜背月角而雷聲

有軒帝之殊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道卑尼丘洛於紫垣星掌

至咸鈎鈐墜於蒼陸淨光童子來遊震一作姬旦之郊乾象明靈

一作虛府下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有成申下問於伯

陽屈帝師於郊子天為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國

有來蘇之望常疑作嘗登委吏稍踐中都天下可臨諸侯取則以

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平司寇之官以成

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訟於秋官人忘其死大夫乱

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即問三擁之罪強宮室集無此字私家

叙君臣而集無此字明長幼用能使犧牲秬鬯不登闈闈之庭羽戟

旌旄不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士分崩夷狄有

君中華無主禮集作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茂聞魯國巖巖賢

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營四海治集

作亂運也窮通命也荷天下之至聖仍逢盜跖之軍伏天下之

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

難而無懼使仁者必信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

擊水牛蹄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鷄羽不能扇垂天之翼

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或屈伸於

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達將聖而多能博而

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賢才

不足數年學易伏儀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媯帝鳳凰之典信在

集作乎德術集作數貫於神明集作意見辭制作侔於造化已

所不款則一言可以終身人之莫違則一言可以忘國惡鄭聲

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簡牘精

誠密召北門集作開紫振之星福應潛來中極敷玄雲集作涌

之氣若乃知幽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通不行而克至

年當卑子潛知啓漢之萌運集作叶宮商預察亡秦之兆星移

大火追責天司月入陽街集作無勞集作兩備李桓子羶羊之

并追木石之禎祥陳惠公集隼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歷三

辰而玉步照四極而金聲坐於緇帷之林浮於亶洲之晦門生

七十仰天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墻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

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三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乎兩曜不

能稽有集作常之動南遊楚國遂聞衰鳳之歌西狩魯郊獨

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

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享年七十二子今一千餘歲泰山
顏而梁木壞微言絕而大義乖傳享祀於百家奉琴書於十代
秦始皇見登床之識集作始乱衣裳魯恭王有壞壁之書猶聞

絲竹漢圖起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千年刻石

之風未泯述文集有武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集有者恰折

衷於夫子自華集作韞玉歷毳幕璿圖天皇無皂白之微戎狄

起材狼之冀擢六律絕笙竽塞師集作曠之耳天下之人廢其

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鬲朱之目天下之人黜其明矣材高祖

神堯皇帝因三灵之寶歷籍萬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行中道

削平宇宙集作戰干戈於羊馬之年彈壓華夷照文物於龍蛇

之代太宗文武聖皇帝昇璿壇於曲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緯

地盪海夷徽坐玄宮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黃屋一作

深居赤縣列一作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虛行馭六氣

而平泰階乘八風而制羣動星連月合層臺有觀朔之勞海一作

晏河移直筆有書祥之倦封泰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衢室

而築明堂百靈咸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若乃虞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聲而

一變環林拂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池而丞象浦

粵以乾封元一作年有詔追贈夫子為太師咸享元年又詔州

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照日月於殊途死者有知歿

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施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

敬長江令楊公弘農華陰人也即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

宮帶地河明一葦之西黃闕中天神嶽千花之兆山川壯麗於

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闔步一門鍾豹變之榮襲五

公長而驅四代赫蟬聯之止出忠入孝誕秀興賢冠蓋城邑池
臺鍾鼓英靈輻奏鏘鏘萬玉之門嘉端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
故兆方多士太一壯其集作一壯表手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其端雅
倚桐可仰丹漆兼集作重施照明月於宵懷吐青風於襟袖臧武
仲之智卞莊子之勇集作去可以為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發
跡下邳卓大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魯邑之絃
聲解劔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代號無雙河內王君時
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
行先是殊方暴客常集作恒嚴矩野之丘絕磴奸豪每縱潢池之
虎集作武雲數州常以為集作大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為之聚衆集作排
疑作耕父由其釋來公英謀獨斷銳氣無前舊一劔而戮元兇馳
單車而躡遺噍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傳琰若乃

山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龜田集作鼓風颺而作氣嚴城

六閉無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山君之暴公雄心裂皆壯

髮衝冠按東海之金刀飛兆平之石箭岡巒不擾有符劉孟之

城坑穿無虞更似童更之邑自非愛人猶于視物如傷豈能躬

斬兇渠親除災害與夫赤繩不用道被於瑕立桴鼓希聞化移

於京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興後鳩工

集作此句憑三時之閑暇薄賦輕徭視集作視四野之川原依城負郭

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之峽懸四力而

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闡梁州集作長江絕岷集作岷嶠於

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日占星彩公宮之法度丹墻

數刃吐納雲霞椽柱三間蔽虧風雨瑠璃曉闢東宮雀目之窓

玳瑁朝懸西漢地鱗之桶圖光芒於北斗聖質猶赫生符彩於

連珠宏姿可想至於日衡月準山額山庭侶侶星文堂堂日角
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巖然似矚東流之水博士
助教某等西州問望南國英臺駭飛兔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
楊雄博識神遊象擊之端李郃幽通思入機衡之表每至韶光
令月朱鳥乘春爽氣高天玄龜送歷瓊籙玉豆中堂奉先聖之
儀石磬金鍾南面習諸侯之禮華楊曾子鼓篋來遊蜀國顏生
樞衣請學絃歌在側集作聽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重覩文翁
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者一都之會丞主
簿尉某等清田戒露望華蓋而長鳴綠地生風下仙閣一作閣而
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內史之丞文學明誠集作經猶集作盡歷南昌
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獵騎駿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
之體勢符儒明以都官謝職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淑以郎吏從

班見司徒而不拜食以鄉閭火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就

門人於相甫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淹中稷下之風一匡二

集作三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栽碑逐北勲庸集作元勲登燕山

而刻頌庾大尉新亭之墓尚有黃金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

瓦况乎功苞大象續被蒼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集作甫

雕墻峻宇列冠蓋於宜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大學小人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夫子文章今可得而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九土

茫茫大極天地神州地皇驟連上古混沌中央降及軒項終於

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

青光識叶金匱兵符玉璜化隆文武澤盛集作何成康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春秋代謝宗社危亡帝典無集作垂象人倫不綱山河

命德天地興祥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承小典祚起成湯吹律
丹鳳銜符一作白狼三仁去國再命循墻不有積善其何以昌
降灵鄒邑誕哲平鄉月角擒彩星鈐吐芒文行忠信恭儉温良
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常通禮明德尊賢毀方
古之君子昔者明王道叶公旦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
示之以德臨之以莊澤如春雨委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
時逢版蕩運屬悽違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倘佯
無道斯隱捨之則藏季孫大賚敬叔榆楊問官郊子受樂師棄
神明叶贊雅頌鏗鏘紫麟遙集丹鳥遠翔生靈水火家國舟航
功符日用德叶天長倏嗟崩嶽奄歎推梁昧昧神道
悠悠彼蒼書開壤宅識識集作登床與代輕重因時弛張趨來
黼黻沙漠壇場機衡滲沱載籍膏肓汾河水白晉野星黃軒電

臨斗殷雷集作入房九圍臣妾八極城隍東序西序上庠下庠

粵惟銅墨實號金箱集作灵山地輔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鴈

成行玉匣孤劔淫臺驩驩懲郊集作右濟猛移蝗風傳積石

道彼滄浪絲言渙汗經葦相望夏井連植秋窓桂芳繡楹文琰

綺絞明璫四注飛閣三休步廊禮行釋采敬盡明薌圖非有若

地異空桑伏犧書契女媧笙簧匏玉金石珪琮壁璋高門程鄭

碩學王陽威儀秩秩宮徵滄滄山樓鳥集作鳥水宿鴛鴦蜀門

荷戟江津濫觴落星高堰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彊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五

登仕郎胡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五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六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七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八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前漢王莽傳
莽與空桑九辯書樊文辭並黃鐘玉金兩起樂聖華高門野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六
碑三

儒二

哀州曲阜縣孔子廟碑一首
陳留都文宣王廟堂

碑一首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一首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

碑一首

處州孔子廟碑一首
書處州朝吏部孔子廟碑陰記一首

李邕

哀州曲阜縣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抵

宣考神用建一作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

尤恬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聖首一作出

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傲勤略以戢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
轉死為魚蠱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接殷一作憂道百川康四

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郢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
成章闢邪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

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
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

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
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

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
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

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王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
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

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一作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
勉誠節也趙貞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父子之道明朋友之
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翳安足喻哉

借如九皇統繼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
一作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

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
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為大者也我國

家儒教浹宇文思啓或作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
褒聖於人爵尸莫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新悅施

於萬一作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之子一作
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學一作罔墜于緒或餘波明

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
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

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懷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
莫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碑一作以為表哀州牧京兆常君

元一無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一作休有政名教
長史河南原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青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

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昭一無字子亮祖門開祥一作雅道踵武

聞義必立從事何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
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

甫一無此東海徐光彥士曹榮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
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

休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或作曰

元天陰隲大明靈一作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仕此

逢聖吞沙荐庖軒皇一作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

夫子應聘刪一作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

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敦興四維一作皆作

元一作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震耀廣學

天開蒸嘗匝寓一作誦詩窮坎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
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一
作皆唐文粹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

前篇作記

陳兼

又見獨孤及

唐天寶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改文宣王

七字前篇作陳留

文宣郡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元公彥冲所以崇德樹風敦教

勤學也初公以三務前篇之隙分命前篇有司脩廢功舉墜前

禮而此堂也舊規僵前篇陋下字將壞我是以有經始之制前

冬十月丙午新宮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大治為政者克廣舊

典以尊先聖禮也浚儀令河東裴勝叶恭大猷祇奉成績乃立

立石于前篇廟庭以旌盛德所庇云

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害作乎其中於是橫目蚩蚩

天不能節黃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極弱其流及乎夏商而周監

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之首也逮周集無德下衰王室卑而五

霸起彛倫墜而六學缺天將持其木鐸以授後聖繇是周公浚

五百歲而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其作天下化成故夫子

脩詩書以酌虞夏殷周之損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

二百四十二年之廢典而亂臣賊子俱嗚呼集作鳥戲前不

篇有字大壞何以見聖人之全功乎粵若中都之制立民極也以

匡顛風防不為曲而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姦雄集作政不為

荷夾谷之會誅無禮也以尊兩君刑不為僭三預是邦之政而

魯至於道向使鳳鳥來河圖出東周之化其在魯乎嗚呼明王

未興亢龍無輔運匪我與德方何裒蓋弘其教前篇以救物處

其順以安時行藏屈伸與化推移集有其世衰也揭仁義於天

下其世平集作大來前也啓土字于前篇身後出入百代波流

萬方孰不日用聖歟若祀典然後知素王之德與天地並或曰

夫子栖栖於魯衛陳蔡之間或者其未智歟君子曰是智也聖

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有匡蒲前篇之難麟鳳之感何以戒

誠集作苟合安蒙求前篇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卷舒之迹

其可究乎弈弈新廟廢人成之有以見誕敷之前篇德勿亟之

化蓋黜堊其楹玄端其服加費器之等前篇作數正當中之位王命

所以寵舊章也兩楹之下四科以班衮公東序前篇作房下同西向集下

作嚮費侯鄂前篇作鄭按會要冉耕封鄂侯侯薛侯徐侯衛侯齊侯黎侯吳侯

魏侯西序東向其餘未入于前篇作於室者盡衣冠於四墉集本前篇作西墉

配祭所以辨等威也儀者謂我邦君於是乎達宏規而播新命

脩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功前篇作執度懋功以從時訓人以成

德昭德以合礼六者礼之善物而時有遷邑有改不銘考父之

鼎紀奚斯之功是廢明也何以示後嗣遂命容卿前封丘縣丞

泗上陳兼志之

此篇見獨孤反集而梁肅作及集後序亦云述聖德以揚

儒風則陳流郡文宣王廟碑而碑末乃云命陳兼志之肅

出及門必不誤書疑及命兼代作英華總日明言及作而

八百四十卷并此卷重出却並作陳兼未詳前卷已刪今

存於此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于

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言公受社與鉞且董淮陽汝南之師八

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

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粹集作

抨率無寧歲耳悅鉦鼓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尔來生

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此

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戎律以通

衆志次年成邵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

乃卜新害灑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忤坎坎其斧繩之墨之

鑿衲枝梧載塗載矣

集作載
堅載塗

黜焉

集作
黜焉

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

閱

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

嚮明當宇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象取之自鄒魯及

門都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遵豆青黃規矩之器

秉周禮也犧牲制集作特非弊薦猷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於童

襜斂器于度禋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

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公文割隳地為廣圃蔣其柔蔬而常

道旨蓄之禦備捨已俸為子錢權集作推其孳羸而鹽酪釭膏之

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

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廉勇爵戴鶡冠者徃徃弭雄姿

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謾胡者不敢侮縫掖教

化之移人也知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

辭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

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

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集有之字形乎事業播

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

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生之碑銘

曰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顛顛示有儒宮軋于兵間

賢侯戾上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

廟貌斯嚴堂皇一作堂有煇秩秩礼物祁祁胄子入于門墻如造

闕里春詠集作誦夏絃載颺集作揚淑聲風于閭閻浹于郊坰途讓

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卷相詬文侮今逢

親戚不道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集作拱手

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教民悅其教鑲于圭石以志新廟

柳州新修石本有玄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卉裳攻劫鬪暴

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

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

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

唐之德大以迓孔氏之道

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懷幾毀神座石本刺史柳宗

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濟時是二本札不克

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未布洎乎二本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

既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

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特

門人猶有感聖言今夫子去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

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

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

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虔州孔子廟碑前篇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前

焉然前篇有社祭土稷祭穀而勾龍與稷乃其佐享非有石本

並作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文粹集

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已或作以集本下北面跪薦二

跪薦集作拜進退誠敬禮如視石本弟子者勾龍稷以功孔子以德

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集注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

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前篇皆不如孔子之

盛所謂生人已集作來未有如孔集作子者其賢過於克舜遠

者此其効歟邵邑皆有如孔子廟或不能前篇脩事雖設博士

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慶州刺史郭侯李繁

至官能以為先既親作孔子廟又令集作工改其石本無顏子

四字集作改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前篇子及

後代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集作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

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皆如集本文

其人又為置三字集講堂教之行札肄習其中前篇有又置本

錢廩米今可繼慶以前篇有廟宇集本文粹成躬率前篇有吏

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集本粹禮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與

於學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

也已詞曰二字前篇作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郭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

乃新斯宮神降其猷講讀有常不誠前篇用勸揭揭元哲為集

前篇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

儀俾不惑志集作俾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以贊悠始

此篇八百十四卷重出前已削去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記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苟卿祖夫子李斯

事苟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其集本無其書坑而焚

之日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

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焉

宮也可以置之

置之言不用也

自董仲舒劉尚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

以儒分之為九日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

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恠之士時

二本出言曰黃帝

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

燕昭王寸

二本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

強解四夷盡非凡主也皆其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

而不寤

二本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杜稷梁武帝起為梁國

者以筍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

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

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

且不信皆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

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

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

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

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紀唯杜稷與夫子杜稷壇而不屋

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

文粹用王者禮以為門人為

作座

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杜稷以功固有

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多

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

陰云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六

登仕郎胡某柯孟七鄉貢進士彭某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七

碑四

儒三

旌儒廟碑一首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一首

麟臺碑一首

旌儒廟碑文粹作頌

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一作教

教之大者一無者字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也昔秦滅義軒之制

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麟集麇至然後

罪九流之意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駭積於

坵谷流血粹一作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

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一作靈之臺考圖驗地一作記周覽原隰見

鄉名坵儒顏塹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強一作或

偃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作是一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

饗祠一作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知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

皇帝以神武邁古併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篲剪一作群雄如衆

草建守一作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已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

之盛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宗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

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一作嚮使天下既正守正宗儒導一作

導六經之謀一作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一作唐軒盛美湯武弘

業不若也觀夫圯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取者之

鴻名黜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一有秦之所

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

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有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

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勞師一作師詐一作狗智燔一作棄墳典

一作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圯事之一作使然也今天子

矯夫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滅一作廢我之所興斯區

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

道勸矣晉文表錦上之田則過誌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

則尊賢一作義之風著矣夫徵揚三字一作未若激揚大教廟食衆賢上以

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青連一作祠

而三德具焉鯁臣不敏敢作一作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經籍一作訓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

千其徒再一作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

忝反道敗德一作背竊善攘譽師慝一作心狗感焚書圯儒萬古

悽測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色一作類

愁一作秋雲晝昏時聞夜哭如一作知有冤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

愍默或作繁頽壑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群哲饗祀

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性牢奠酌以時幽幽廟門肅肅

靈儀冥謨一作奠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逮一作于隋運一作儀

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莫一作開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

幽憤我后濟哲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

孺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一作皆唐文

粹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集有銘字

獨孤及

世與道交相興喪弘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喂岵并作畏

大壤向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民賴

德施古今一也初成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歎

堂室湫浹教學荒墜懼鼓篋之道寢子矜之詩作我是以易其

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脩乃以五經訓民考教

必精弦誦必時於是一作一年人知教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

徒邗邗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

大曆十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公薨于位於是群吏庶民嗜儒諸

生雨泣廟門之外若有望而不至號曰豈天不欲斯文之漸漬

於東甌之人歟不然何錫厥教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瞠然

嗚呼曷歸判官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

史隸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佐縣尹

相與議以公之功緒明示後世謂及嘗同司諫之列宜備知盛

德善德見託論譔以實錄刻石曰公諱椅字其皇帝之諸父宗

室之才子寬裕愷悌孝慈忠敬莊而成式文而強力治王氏易

左氏春秋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孔

靴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選部辨論為安陽縣集無尉中興之

後歷御史尚尚節諫議大夫給事中十餘年間周歷三臺言中

彛倫動中大本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家貧不樂清近求為京兆

少尹無何出守弘農集有弘農人和四字又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

之近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為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職大歷七年

冬十月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汀漳五州軍事

領觀察處置都防禦集作團練等使八年四月龍旂六轡至自京師

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貨產利與巴蜀埒富猶有無諸餘善之

遺俗號曰集作為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刑節用愛人頒賦遣

後必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培

克者吏不奉職民不師教則懲以薄刑俾侵遷善由是人知方

矣公將安之也初奇舒見反書至公履集作履及於門遽命上將

師戈船下瀨之師西與鍾陵軍會光按循潮二州以援番禺推

誠誓衆士皆奮勇既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是以康繫我師

是賴人無姦宄寇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考順官之制作為此

學而寓政焉躬率群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美以備經營之費

而不溷於民也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

之席在西序蓋胄之位列于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

釋菜之三日公齊戒隸札命博士率胄子脩祝嘏陳祭典釋菜

之日豐器用弊籩豆在堂罇壘在阼公玄端赤舄正詞陳信是

日舉學集無學字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

導之講讓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礼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

覃思之精麤告于公欽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于宗伯將進必

以鄉飲酒之礼礼之賓主三揖受爵於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

以發德鹿鳴南陔田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由是海濱

榮之以不學為耻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於衆庶矣

公薨之二集作明年大常議按公叔發一作東脩衛國之班制以

交四隣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公家夙夜不懈衛人銘其

彝鼎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詔贈禮部尚書而

刻金石之礼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無窮其銘曰

公之文肅恭且仁豈力事君潤飾經術底綏斯民公之武繆寡

不侮剛亦不吐率師勤王戡厥醜虜易俗集作公之移風經始頽宮

百堵皆與孔堂崇西科以班乃侯乃公秩秩祀典鏘鏘禮容大

昕鼓篋集作學士萃止褰衣方屨登降以齒從公于邁樂我泮

水我屢我里講論集作資始比屋為儒俊造集作如林縵胡之

纓化為青矜公置難老為學集有者字司南文今反斜集作日告凶實

天匪忱翹翹和鑿方不聞遺音願言思公方如玉如今鏤徐烈

於此石以塞罷市者之心

麟臺碑

韋表微

大凡二字一作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應瑞至靈既感

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

成湯之德神人感義一作咸故鳳鳴於岐洎周德陵夷一作道靡

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脩故麟見于

魯于是王室無主礼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

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生一作之德

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

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

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礼文酌為典憲挈五常之龜鏡

遵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顧一作周敦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

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權彙賤為楫擢一作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弱上無列

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知一作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三家之衆

興我王澤沛一作濡及蒸民則麟出於無此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

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灵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

罹於殘大是以以字無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灵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

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磨一作磨而角者何一作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遜一作殺之而不敢

有一作故字示人以疑一有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於一作手鄆陽停驂訪古得一作經獲麟之舊壤且日後之

人築臺於此以旌厥德一作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之一作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像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于一作下同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

樂大定懲惡勸善姦一作歸邪反正于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將合化行為一作位是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與昭豐邑栖遑孔門于嗟

麟兮孰為其仁一作知其昏運極數殫一作沒道一作德至特否楚國竊廣秦封益侈墻仞迫阨崎嶇闕里于嗟麟兮靡有攸止世理則

麟世亂則磨出非其時麋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于嗟麟
方夫所云一作夫復何云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八

碑五

道一

老氏碑一首

續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一首

老氏碑

薛道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
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群品有
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下巢冬穴靜神息智鶉居鷄
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旋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
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
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札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
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

本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
姓未詳吹律之本含灵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一作以老
子為號其壯也三門雙柱耒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異
妥自伏犧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
藏史柱史之職南疑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厄一觀歎龍德之難
知闕戶四望識直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
無以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
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致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
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
玉酒讌衍清都叅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攢
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蟪蛄之所知涓渤
淺深豈馮夷之能測或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

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道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
之微旨皇帝誕灵縱獻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
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躡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
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一作西日與洛川俱闕天齊地
軸之所地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時黃延姦穴鄭阻兵
禍大縱毒螫將適亟夏神謀內斷灵武外馳應攬捨而掃除伏
旄鉞而斬代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周兩宰制同
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
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軒轅顛頊建
國不同大昊火昊邦幾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
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
極仍據皇圖下字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

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
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

寬簡非一作非疑作舛古草字草纓見慎字纓知耻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

紀城牛一作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群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

五札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

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

固洪基克隆鼎祚重日維城盤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

武為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蒸民民於

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儉作惠其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

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戰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

塞匍匐服掌祥柯夜即之所靡漠桑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人

堤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表邨遐迓禔福文軌

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霄深

革夏有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

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出

明贊協荷疑作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効徵三足神鳥感

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其遍於竹葦星光若

日雲氣非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鑿

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為而不宰尚

寢馬御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

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提猶恐

祀典未弘秩宗廢札未言人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徒倚

華蓋剡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

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尚往因歷試惣斯蕃部猶漢光司

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尚往因歷試惣斯蕃部猶漢光司

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
路北走梁沃野平阜東連譙國望水置塾揆景瞻星擬玄圃以
䟽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蓋拱磊砢相夫方井圓淵參差交映
尊容肅穆僊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
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奏千里波屬展在之敬申醮祀之
札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猷允所謂天大道大准深准幾
者矣若夫名言頌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
騰茂實非莫声圓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
律中姑洗大脩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地一作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
谷大川至道灵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
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途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

異冲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脩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

亂方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分挫銳去

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遊將高蹈超

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啓神化潜流穎鄉一作相城舊

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

銅雙碑碎石惟皇受命迺神迺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

朗妖氣蕩定曜魄同尊叅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

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賚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昇

平家與礼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或圖灵狀原隰爽

塏亭臯弥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疑作風露淒清仙

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灵至神不測理存繁象大

音希声將振高響遐迎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續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集有頌字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恣幽深理心事天所保惟畜絕聖棄智不耀

其光故真感宜期珍圖秘學往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

標擴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闈高宗每降輿輦親詣精

彦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

霄嶺戒景雲林而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手也集取遂欲東求

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踟躕山隅絕策未

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

峒有至道軒轅屈二字集作軒后文粹作軒屈頌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

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僊階之秀然鸞姿鳳骨耿愛雲臨

二本者淮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

專太清之業遺下僊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

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

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僊骨雅似華陽夫踏真蹈冥練文精

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末惟尊師灵迹洞業高深邁古

而棄也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金鼎二本作玄德頌曰文粹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僊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

而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陵煙丹丘不

死乃羨門子黃門二本度世兮吾體玄玄之世德四字二本本作體玄之至德

洵淑羨冲心養和寶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

道逢真人文粹有昇玄子授以寶書青苔紙令守崧山王女峯

雲栖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幾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

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是以冥居於嶷嶷寄遺跡於軒轅

有唐高宗為天子之光好道樂僊為思文粹有雲鄉千旌萬騎

芳翠鳳張二本邀我文粹作汝海為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

齊心潔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王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中

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自

新檄作相親集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

往集作乃刻石以思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九

道二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一首 江州冲陽觀碑一首

衢州開元觀碑一首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盧照陵

若夫三清上列瑤關控日月之圖八洞深居具闕吐山河之鎖

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安寶神君受青符於南極猶未

能發揮不宰復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為之業其馮馮

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萬族死而無愠獨為衆化之宗

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暨暨疑作為仁跛跛疑作為義鴻臚

傳小儒之具絨滕為大盜之術堯禹生而天下火馳孔出而羣

方鼎沸則有氤氲帝祖發皓鬢於東周兆朕黃輿飛紫雲於西

道鳳交開景返徐甲之營塊龍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
萬有大造於蒼生把十蹈五樹灵基於室祚能使秦皇東指見
赤鳥而長懷漢帝北遊望青煙而下拜於是靈山水府俱為練
玉之場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案錦節於中都白
鹿仙人列瑤壇於八表乃劔門西拒邛關南望星橋對斗像牛
漢之秋橫月硤榮城疑兔輪之曉落武騎遷昇之路冠盖雲飛
文翁講肆之堂英靈霧聚巖開菌桂蘊金碧之祥光礪吐夭桃
積神仙之粹氣至真觀者隋開皇二年之所立也尋屬煬帝驕
淫屬王奢僭冕旒多事有慙七聖之遊几杖不朝未遑八仙之
術紫臺一作蓋初構霜露霑衣碧洞新開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
雲雷而共屯象帝威儀將市朝而猶梗皇家纂戎北谷乘大道
而驅除盤根瀨鄉擁真人之閼闔高祖以汾陽如雪當金闕之

上僊大宗以峒山順風厲瑤景之下視武皇帝疑旒紫閣懸鏡
丹臺運瑄極而正乾坤坐閩陽而調風雨變銅渾於九洛鱗羽
登歌鳴玉鑿於四清煙霞變色焚符破壺更聞繩燧之初培斗
折衝重覩人倫之制銀書紀岱登日觀以論功玉牒封梁下雲
丘而校美千齡胎化中疑以賀羽之期萬歲巖音獻以筆封之
壽耕田鑿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力嗚呼豈非道
風幽贊之効歟乃迴與詔蹕親幸譙苦奉策老君為太上皇帝
令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於是碧樓三襲上接虹蜺絳闕九成
下交星兩疑作乘雲御氣日夕於關山薦壁接金歲時於岳瀆
此觀地當極一作樞要任切會昌南隣覆錦之城西逼吞珠之界使
星連注皇華結轍既而緣地榛蕪朱宮版蕩非夫位膺金策名
載瓊軒為紫帝之群賓列黃庭之上格孰能居此一無此棟梁

平圃丹牖長樓大開流電之庭廣制明霞之宇觀主三洞法師
 姓黎諱某廣漢碓人也金天命秩即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實
 掌義和之任夏殷之際代為伯相或食邑於魯魯或書社於衛
 故魯之黎城衛之黎陽即其地也魏普之交或立功於吳剖符
 於蜀在吳者其後封於壽春黎將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關
 之一一作文字存焉在蜀符堅時奉為蜀郡太守北齊時練山為益
 州刺史故子孫因家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泉有一
 字並為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智固讓朝恩
 奉子整之多才終從群辟禮儀体式鄉校取式於公曹獄訟章
 程府主責成於平正時無留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耕重聽
 行歌之樂玄殊結慶剖江漢之圓流胞胎社動岷精之垂曜豫
 章七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凡鳥初登小學笑孔墨之神

勞一見玄書以彭聃為已任玉芟雲囊之術龍緘鳳蘊之圖莫

不吞楚夢於育中指魯於掌上臨長水而飲憤不就堯徵卧

巨澤而牧羊徒勞漢使真丘聳駕左肘符觀化之辰諄整停裝

橫目傳栖真之地真觀之末有昭慶大法師魁岸堂堂威儀肅

肅列疑作衣圓冠而楚疑作焚俗制橫大帔一作帳而坑山谷聲若坻

顏辨均濤發仲尼河目飛電警人子貢斗屑連環動坐昂不雜

如獨鶴之映群鳥一作鷄矯矯無雙狀真龍之對芻狗于時三蜀

耆老咸相謂曰興大道者其在茲乎初襲羽屨且莅貞陽小觀

纔麾玉柄已馳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為灵集觀

主去長桑之故苑臨隱全之斯疑作丘經之營之既彫既

斷銀臺中天孤出殊樹匝地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之

真構觀中先有天尊真人石象大小萬餘區年大寢深儀範周

缺沉沉寶坐積萬古之埃塵邈邈瓊顏被千齡之苔蘚法師睹
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零落於此是重脰即路無脰音永
哀柳沐幾於四時栖遑周於百舍誓將崇輯事畢然後寢食為
期鄉曲爭持錢帛競施珍寶費餘巨萬役不崇朝還開紫翠之
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駙馬都尉喬君主壻懿親勲門
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法師道叶半千神疑正一而至貞福
地荒涼日久不有上德其誰振之又表請師為至真觀主法師
升堂慷慨吐納玄科攝齊寮亮分明紫訣詞鋒雲鬱觸劔石以
飛揚義壑泉奔橫玉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煙霧於九天聞其
音者聽咸韶於三月由是戶外之履魚貫江山堂下之賓鴈行
閑塞黃老之學復於今矣則有玉孫之黨都公之倫名亞春陵
氣高韓魏鸛裘玉劔散圓庭以陸離驥子銀鞍委山衢而沛文

法師以茲衆於即於天宮後起大講堂并造長廊二十餘文琳
堂鬱其峙起星闈忽以環周仰叫窳以嶙峋崢嶸以廣朗陰娥
假道窺玉女於南軒陽鳥迴轡侶疑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
銅鍾一口重七千斤立石壇三級周迴一百步懸黍穢於碧落
明月流光達瓊乳於玄都飛霜蓄韻壇開錦砌類江浦之澄霞
庭列瑤階疑崑丘之積雪每至三辰法會八景一作真遊霓裳
蕩耀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通天亘景兼造化之金模峇鳥
銜虹連飛動之奇勢信可謂德光而功濟道勝而名揚者也前
長史范陽公一代羽儀門傾四海前長史譙國公兩朝肺腑威
動百城並屈銀黃俱伸交素法師雍容坐鎮嘯傲行藏雖郭先
生之礼峻晉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不能尚也若夫言出於口
龍驥所不能追也行成於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絢疑作物風

雨晦而逾勤苦節橫秋水霜急而愈固尸居環堵而歲計有餘
道周梯稗而日用無竭又於學射灵山別立仙居一所即至真
之珠庭也栽松蔣栢與月樹而交輪刻楠彫甍共星樓而接翼
蒼郊却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前通似霸陵之南望華表千年
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時歸鄉里法師出家入道三十
餘年弟子所得觀施不可稱量盡入脩營咸共衆用見諸疾苦
便開五色之囊遇彼饑寒輒有千金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
凡所經過洪濟多矣法師又於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
際聞空中有聲曰天上今欲相煩為玉京觀主法師辭以至真
功德未就固請不得一無得字行火選之間所疾便愈左右待者無
不同聞自是遠近道俗咸共驚嗟曰天下疑作上知餘不肖將棄
餘矣上座監齋某等並流迴左映策地景於丹田浩氣中升養

天倪於紫室雖復同班王籍並列仙宮

一作官

每居宗師之道仍

脩弟子之敬亦猶披衣蓋缺同德而相尊雲將鴻濛比肩而相

下大弟子並仙庭十哲道家童師闡門練火陪嘯父之高烟卜

肆驅筠記壹公之遠御咸用輯瓊臺之墜典正騫樹之頽風散

在人間敷揚道教可謂庚桑農壘

莊子正畏壘

致大壞以匡時范相

鷓夷行計然而濟俗僉曰吾師也整

莊子作整

利萬代而不以為仁道遙乎有無之表仿徨乎塵垢之外東郭

順子無擇存而不論伯昏瞽人禦寇論而不議豈使為山九仞

道不列於珠庭築館三体功未書於瑤版下官迷方看博邀赤

斧於萬

一作高

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目擊而言

志漢陰夫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竒并絡題片石於灵丘觀藝

協晨見乘雲之飛將蒼蒼中野同銷地媪之魂耿耿太初獨昧

天師之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代為而不侍

強為之名謂之道紀其大朴云季孝慈已彰邈邈帝祖繩繩帝

鄉日神曰聖為龍為光千年受籙萬古稱王其於鑠帝唐丕承

天秩道風吹萬玄猷配一五載乘雲三山礼日薦壁延士投金

訪術其地分輿井城運劍闕錦瀨開霞嶺峯日月白雲舒卷青

山迴沒云一作閣香飛桃源花發其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巖舒

金碧地起樓臺鶴飛龍度鸞歌鳳迴星雨文接風煙去來其寶

龜涵影玉顏乃睠神劍九光華冠萬變一作日軒朝散雲歌夕

轉紫樹瓊鍾玄壇竹院其偉與上士昭哉至人笙簧道德粉澤

人倫汾陽處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玄津其玉局將墜金

皆無主草滋紅壁苔凝繡柱式佇賢才崇其曠疑作矩福庭霞

煥仙徒霧聚其縹緲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並邀清節松子

排烟焦君卧雪辨雲懸寓神遊朝徹其壘庭坤珠卿勝踐鍾鼎

紛謁江山悠緬薛縣池平萊州水淺懸日月於鼇極播天人於

鳳掾其十 唐江州冲陽觀碑

李湜

夫大易究天地之心老經遊道德之奧非先非後無始無終不

行而至不疾而速跨億齡而超萬祀不以爲長馳寸晷而迫分

陰寧云是促寒暑乘之而幹運四時行矣動植稟之以資生萬

物成若乃注元精而懸斗極皇運以興陶正氣以立乾維帝圖

爰起故軒后以道登于雲天唐后以德遜于遵位其餘法寶曆

惣璿衡皆以冲妙宰域中玄通御天下建秦皇慢德漢武驕真

幸集灵之宮遊祈年之館心非至邈意屬無厭徒健羨於一時

竟貽嗤於萬代眷言魏晉咸瓌瓌焉迄至陳隋並區區者是知
道之昌也無爲之化若斯道之喪也有累之求若此然則否終
則泰窮變乃通得之一朝必復昌運我大唐之御極也應盤古
而開混沌法太一而掃攙捨降靈元始之前提象太初之外乾
坤翕闔飛龍之德在天河洛經通神馬之圖出地高祖神堯皇
帝鏡宮受籙推亡懷負勝之圖太宗文武聖皇帝豐戶收祥馭
朽握瑤光之運高宗天皇大帝撫大鈞而司左契執大象而御
中樞籠徽於七十二君飛莫於八千歲中宗孝和皇帝小心恭
孝大度寬仁上奉宗桃下安黎庶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功不宰
聖謨廣運以由庚而安壽域以洪範而享昌年開元神武皇帝
奕代重光創業垂統撥亂反正應天順人知微知章朝北辰而
刊玉惟精惟一會九牧而鑄金惟幾也能使遐迩肅清惟神也

能使幽明暢謚濛汜抵於暢谷同文同軌大板際於水丘一尉

一候其公卿也則伊周贊翼其牧守也則邵杜綏懷文以化成

虞庠有籛金之業法惟刑措夏臺鮮辨壁之疑亦其南畝澄清

有如京如坻之積東山舉逸無在適在軸之幽大樂舉而音律

諧大禮備而威儀整民一作俗知和樂人識訓章加以九包六象之

禽上庭巢閣雙鶺鴒五蹄之獸八圖馴郊慶雲舒玉葉之陰甘露

洒金莖之潤海具積而江珠滿山車至而澤馬來其餘絕瑞殊

尤應圖舍謀者不可勝紀焉由是赤駱青旗坐明庭而頒國政

金繩玉版封日觀而紀天符曷以臻茲蓋皇上得玉真之要道

也故能範圍三大陶冶六虛侯其偉文選作禕而巧其美矣冲陽觀

者梁普通三年刺史邵陵王奏置奉詔造焉其觀當置之澄山

頂常有雙鶴栖託每天氣清即日色精明西飛雲衢東至盧岳

其居也乃爽塏之層阜傳敞之奧區南眺平原北臨激水松子
之峯非遠王喬之嶺猶存在對崇崑右瞻穹岫排雲掩日背陰
向陽狀若帟屏圖經之數載矣以其仙鶴冲翥居處向陽二美
可嘉故有冲陽之稱矣其地也上躔景緯牛斗寓其精下料山
澤廬江峻其鎖徒觀其一作夫數峯朶壑而浪水瀼階風被遂一作灑
庭雲葉鏤渠璿林玉葉髣髴三珠之麗邃宇崇堂依稀七寶之
飾貞容式備道氣殊高火華金童捧金疑鑪而入侍太清玉女
持真訣而來儀鑿沼營壇宛在風塵之外藥堂經藏蕭然松石
之間此實玄聖之殊庭列仙之遊館也逮於垂拱四年冬遂爲
野火所侵回祿楊光軒廊發皎崑山之火燎及芝田麋氏之災
煙侵桂棟致令玄門殆毀仙構俄傾迄至開元之初猶闕貞君
院爰有北岳先生洞玄蘇慕道等疑真北谷養素清溪長往之

迹逾高幽貞之志弥遠多端濟物寡欲探微痛此荒蕪乘茲捨

施布衣之外衾被罔留之外撫遺迹而興工想全摹而崇葺日

役攸勤風匠是憑洞關疑作妙門式圖真彙炳乎丹鋪翠幌奐

若秋水春臺鏤度玄闕重葺昔像影升玄籥更飾仙儀鳳翊龍

盤宛然功備把十蹈五鈎繩極妙能事斯畢不其然矣刺史趙

郡李訥弓傳虎右將軍橫壯塞之勲構龔龍門司隸擅東都之

望愷悌君子名教中人詞場則蘭桂叢生學海則蓬壺對出聲

流宸辰道暢黎蒸風行三月之春人荷二天之福別駕趙郡李

承胤卽州將之族父也長史京兆常公胤司馬滎陽潘公綬並

題輿九派展驥三梁雅奢邁沂上之歌羨政完荆南之價化宣

千里無勞庾亮之書功贊六條自得應詹之佐司功叅軍長孫

子尚司倉叅軍姚令均負外司倉叅軍江克勵司兵叅軍孫司

弼司法叅軍張延祚叅軍陳德直嚴幹等八音繼響以同與五色聯暉而異趣鳳藻揚日鶯遷弄春梁竦深耻屈爲州縣王彬博綜甫就典兵徐稚枉器於功曹楊球屈聲於從事豫章擢七年之秀鷓鴣即六月之圖縣令黃撫主簿同暉尉宋不羈孫匪逸等並倚相杞梓珠具球琅礼樂專門詩書領藝家邦共理忠孝相資博通應時恭勤揆務嚴明既斷隨伏如神割滯豈異於解牛繩憊不殊於遂鳥鄉人楊公定同仁拱等茂族高門魁岸豪傑或挂冠而從三樂或結轡而騁九衢咸捨淨財以追冥祐具題爵里勤在碑陰所冀證福今生銷災往劫集傾疑作因祇後齋沐朝真躬謁崇祠覩茲勝躅悠然長想帳矣高風此墜綱維道明析請雖幼懷輕率竊好神仙未逢太上之家不遇麻姑之席自惟庸鄙輕讚玄功何敢述其天倪但且書其甲子昭宣

不朽而爲頌曰

大哉元氣邈矣真圖寧窮妙象罔究鴻鑑道氣方振澆風未敷

發揮玄籙何賢墨儒其睚眦莫測肝蠶難名蟬蛻滓濁神遊太

清沉戶載起枯骸更生韶光秘訣養正經其變相疑作從彫驅

淳入詎質文互起昏明遙謝燧火御圖觀龍演卦詭類千品殊

形萬化其於戲主唐異聖冲光化吞邃古声起上皇六幽九塞

三灵再昌御九登運得一乘陽其稟疑作惟皇猷光宅天休張

我玄籙清我道流雙童晚憇四子晨遊山樓白鶴關度青牛其

至人有為重爻是考芸閣三襲琳鑿七寶海聖澄真天神御昊

含漱灵液規模玄老其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真宰或練精

思徃焚仙桂今植灵芝惟具嗣美賴我尊師其王命良臣作牧

江曲英佐貳濟濟寮屬中和演化威思勤俗衆妙所歸群生

是屬^其廬峯之右吳江之南仙居隱隱邃宇耽耽道源巨濟洞
允難探筌微思拙文何以堪^其顏況

衢州開元觀碑

王太上也謂之三清淵神靈也謂之三洞洞之法金璫玉珮之
書王馬之券迴車畢道夫^大誥也負石填河師誓也得之者上
勝九天失之者下墮十祖故四萬劫秘而五千文行蕭武好佛
法道士挑攬釋藏徒聊順帝旨強說為大教佛經故論者短之
多稱道家唯有老子兩卷井蛙不知尾閭也大哉玉皇太極金
闕青童紫微扶桑之君仲候左靈東華之夫人雖位在上清而
猶臣妾玉皇太上已下如陪臣馬凡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地道
下通華陽林屋傍通龍立九巖其土神秀厥生道真徐先生名
含真中書侍郎安貞之族子也傳八景之真文屈^疑九光之

靈符隸乎此觀初棟宇壇墀惟彼瓦礫鬱為草莽先生之功^木

堂象設始吐光彩蕭寥洞聯養屯茹氣蹈谷吞刀之士不可呼

而來夫道不遇^{一作}文復何昌銘曰

天地未生聖人未作陰陽塊坳日月磅礪道隱乎先氣流形博

乃播群法靈神沃若奔景無天迴元豁落^其帝作玉府以般靈

居四輔之目三清之書不得其人曠劫秘諸臣拜稽顙以度^{一作}

處寶魄之明浩與^{其二}

況往常盜開靈書罰露天誥免冠自懲慮不塞咎矣夫其文以

自贖蓋欲鋪簡神明非為道士所發自負元辛未歲九月哉生

明窮愁幽憤思以自適吟詠道篇以攄煩襟時長安尉杜陵史

鎬在焉為余搦管揮洒後漢神仙之士王次仲者善為此書余

今日見史侯如漢世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九

登仕郎胡 鄉貢進士彭 叔夏 其校正

今日身少... 融...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十九... 登仕郎胡... 鄉貢進士彭... 叔夏 其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五十

碑七

釋一

此下十九卷英華所編失作者先後之次今正之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一首

益州縣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一首

梓州飛鳥縣白鶴寺碑一首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庚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

祇夜脩多而已哉是以熙連禪河質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

一作

請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

一作

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遙傳竺蘭私記壁猶得海水之

一珠不下崑山之片王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

聞說戒雲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

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徒五陵
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
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愛法門兄弟
同居共捨為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為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
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佞衣裘是捨
一作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
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至三藏大法師法映一作

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擅一作財身心整竭兼化鄉

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餘部 雲書金繩金

檢削蒸粟之簡裝之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棠伏檻

羌一作老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何

北臨鼎氣常煇爐煙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門一無之風梁棟

崢嶸落客二字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墩煌之城學侶相奔

更合華陰之市兩陝西分實基王化二陵全阻翻馳羽檄虞公

屈產交亂風塵邵伯其棠彫零霜露能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

之馱烽柝是警實擾移闕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

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

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嶮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

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競北道

言旋幕府郎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

制文聊以課虛為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

波提東度秣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足獨悟重昏
身雖繫鳥疑作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鷗迴風香蓋及露

珠幡西臨砥柱東皆輶轅河鳴陽峽山嚮漢書嚮響通用蘇門翔禽歌

轉流澗絃喧度河餘馭移閑舊材昔為畿服今城塞垣城疑廣

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鍾襲莒有兩一作園原不

資十方誰釋三一作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牒

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用後漢劉昆虎度河事正應前

句英華誤改作混

益州緜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王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

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岳五城誦海接崑閩於大都八洞藏雲

冠瀛州於巨闕造化之所偃薄灵峇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

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煙罕測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

聽之津金榜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驚直訪銀宮

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太清年中之所建也

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籍於山經紫鳳

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

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煙霞之所

枕倚飛泉瀑溜蕩崩崖綠樹玄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

吹於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

桂廡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閭閻當四會之

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絲磎錦瀆下浸重巒王阜銅陵旁分絕磴

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臯之勢頃以黃旗

夜徒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夜姦臣躍馬據折疑作而吟

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為鋒鏑之場江漢橫

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沒法衆是以凋論國家奄有帝

國削平天豐紫宸反照皇階即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
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歛翼候虞風於晏海以
為軒階具美功窮望稜之臺漢道兼弘力盡初疑作年之觀爰
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再唱龍垣淨土運帝
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精舊壤下鎮偏隅
天帝遺墟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
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
女猷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深疊觀連房就岡巒之
曲直丹崖及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煙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復
審疑作而棲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昭千香寶樹自起風煙
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合龍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
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風下岑東還栖舊刹若乃尋

曲峴歷崇隈周行數里直正千仞蒼松蓄吹臨絕逕而疏寒黛
篠防煙繞迴彊而結蔭春巖橘柚影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
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
神敲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
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
有寬閭梨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竹山
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侍郎居八俊
之英綠綬黃軒大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王幽降彩金瓶探色振
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載於初髻妙帝因
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
濟而登彼岸弘宣普願大極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知燈而
照昏室弥綸所被白馬盡於馮摧漸所開黃牛至于嶠冢虔誠

樂土懋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
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煙湧座龕龕切利之
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
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愧法師風機火晤應變多奇
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
風瑛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颯然若空山

黯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磻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
也自礪山杖劍縮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
三分之胃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綵丹紱歷今
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
會一作昆溪劍鏑直照霄於疑楚澤珪璋潛周履行魯恭明德
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術可被闔境仰其風

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壇舟
檝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鷲林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
式光泉藪武礪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州之記
銘曰

武都仙鎮靈墟奧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磻沅百道峰雲五色
谷暗藤斜山高樹逼千栢鶴列萬拱星懸分林構趾接磴開屢
臨階竹樹遶棟風煙龕前佐石塔下秋泉綠崖䟽逕青岑拒室
霧道相縈煙房玄出葉濃礪淨花深嶂密鳥度難尋猿驚易失
簷分石竇地絡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棲霞松開野路桂列仙家
仙鑪栢葉寶座蓮花砌因巖曲橋隨峰反果出天厨香來仙苑
玉鑄疑啓曙金鐙照晚谷思鍾張山悲鐸遠閭閻踐勝銅墨高
情聲飛別邑望動專城懸金道肆刻石山楹千載之後于嗟令

名

梓州飛鳥縣白鶴寺碑

前人

原夫玉都瓊室紫垣光大帝之庭金闕銀堂玄壁杜羣仙之域故能使神明有宅駕日月以長驅鸞鳳知歸撫雲霓而上出斯則曾巢燿穴上皇迷棟宇之尊考室靈臺中古識巖廊之貴然後晃旒前序提四海以為家登步大堦列千門而有閱疑作况乎嶠山形見旁行草昧之先

光宅乾坤之右雖鶴林西閼龍宮與正法同亡而象化東流鴈浴與遺儀繼起白鶴寺者蓋善寺之餘址梁武皇之所建也香城福地之舊三巴五蜀之湊裂岷山之奧域分井絡之榮光西包玉壘之墟北瞰銅陵之野南扃列第門庭萬家東戶連峰岡巒千里實伽蓋之勝迹得伽衛之英模憑絕登以圖規俯長

溪而作固自金陵不競玉鏡無章城池興南霧之悲亭障切北風之候崩山鬪水觸地網而三分墜月奔星割乾綱二五裂中原錯矣慈門為虎豹之墟滄海橫流定水穴鯨鯢之浦懷山既蕩法衆咸淪林院榛蕪軒堂委寂遂使悲生棄井堙玉甃於三泉難積為山移瓊峰於九仞皇上攝千秋之寶運緒三聖之宏機挾宇宙而先神御雷風而首出靈功不宰華夷沾共貫之恩至道無思霜露得平分之序考禎圖於日慎寤寐同符稽妙冊於年力疑幽明合脫然後東巡巨鎮初疑六聖而撫寰中南面天壇朝萬方而小天下皇威既暢寶應齊歸川岳薦靈風煙動慶丹鳥抱日疑增帝閣之華索鶴低雲若赴仙庭之會昔白魚黃竹葉示峻於封崇赤應芝房名不登於梵宇爰徵瑞典肇錫嘉名重興波若之臺更起招提之院金繩夕布綿秀已山以開

壇玉勝晨舒擁迴蜂而闔戶爰有弘演上人者法門之秀士也
行超常凍思越恒饑非淨城之爲墟喜皇波之普泛縱還舟於
苦海驚浪旋夷北歸馭於邪山灵関非嶮於是淨財雲委真衆
烟馳如趨摩竭之宮似向毗邪之國縣令梁弘悅首加甄緝縣
丞梁敬一親昭施典上憑天旨爭開舍利之壇俯會衆心競起
須弥之坐禺同故嶺石鮮堅華廣漢餘垆地多踈斥事闕經始
人懷祗惧重階不就空思天室之珉寶像無資未獲黎陽之士
豈非宜期月 鬻功參造化之外故能果肩間發運眸用映具齒
含滋璿毫起照三十二相臨玉座以相輝八十四儀擁金山
而圓立層甍四合爍奔電於丹楹複殿三体絡浮烟於翠幌因
高積磴疑遷倒景之臺架嶮連榮立迎風之觀凋簷競注縈霧
道以龍迴繡榻爭飛僊雲衢而鳳矯寫歸禽於寶鏡誤接朝鸞

圖走獸於文璫疑栖夕兔雷庭蓄洩裁臨承雷之間烟雨飛浮
未出層巒之下耀丹青於箇壁妙跡疑存炳銑塗於蓮龕神輝
自燭鏘鏘鐸鐸聲傳桂葉之風焰焰山爐氣結松陰之藹仰真
容於始旦蒲月晨照窺列棟於方宵長虹夜發香泉激溜於符
温淨之池珍木成行無忝祗園之樹信照尼之別府寔堯率之
殊庭者乎愛交上座法師等情機藻瑩戒律圓明披玉笥以研
芳候瓊鍾而肅慮殫姿晚映依稀同鷄岫之前梵唄晨臨髣髴
像玉山之曲縣令獨孤儉等或鵬垂待運終變道於中台或蠖
屈求伸且毗風於下邑鄉望儀曹等或鹽泉錦室家稱二燭之
毫疑作三蜀之豪左思蜀都賦三或抱朴懷仁譽擁雙流之美
家疑有鹽泉之井又云三蜀之豪或以爲山川肆踐猶紀石於弇州陵谷生哀尚沉研疑作於峴
首况乎德因時盛度流封拜之辰名爲功登事屬文明之運豈

通曰

香案前 詩靈候 念起於 祭天 都正 萬物 歸法 五利 元宮 故

變屬 塔聲 雲龍 宮塵 月長 江近 欲噴 光通 吾師 尚於 性定 意

慈 迹 均 梁 煥 義 勿 參 跡 山 川 宇 落 祥 餘 丘 墟 宮 聖 來 聖 聖 聖

撫 困 天 憑 地 為 雲 為 雨 日 觀 龍 張 網 噴 霧 擊 掌 同 是 聖 聖 聖

土 倚 欺 上 士 道 場 真 政 物 都 成 事 子 未 及 歸 工 而 呈 彩 人 眾 合

慶 寶 座 最 嚴 金 山 夕 映 紫 微 分 散 青 華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珍 闕 月 依 筵 升 照 照 寶 殿 寶 殿 寶 殿 寶 殿 寶 殿 寶 殿 寶 殿 寶 殿

尤 茲 興 華 尊 奉 八 百 五 十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悉 法 衆 變 依 佛 佛 夫 上 望 願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錄 其 良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殊

